南漢日記 三

南漢日記

丙子十二月二十七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五臺二品以上問安　荅曰
知道世子宮問安荅曰知道　傳于鄭廣敬曰原州牧使
李重吉加資　吏曹　啓曰因都體府政稟原州牧使李
重吉論賞事以爲命下而論賞輕重自下不敢擅便敎
稟禮曹判書趙翼不得　扈從其代以當速爲口　傳差
出大臣之意如此敢此並　稟　傳曰依啓　都體察使
啓曰江原道中營將權井吉論賞　傳敎矣本道軍兵營
將領率而無大將進退之際號令不一巡察使亦以書生

似難臨陣權弁吉陞授防禦使之任使之統領諸軍且示
褒奬之意似是得宜敢啓 傳曰依啓 御營廳 啓曰
各道外援兵每以催至爲務未有指示信地之事而賊兵
迎擊已分兩路初頭先來恐未免觸破之患若使破聲遠
聞諸道則隨後勦 王之師必不得如意以集實爲可慮
凡兵必先爲不可勝之勢以待敵之可勝又使粮道不絶
然後可謂持久之計臣之妄見則全羅之兵分二路一助
竹山一據禿城又使嶺南之兵來住婆娑據興元之粟資
撿丹之兵南道軍兵則來住抱川山城待北兵合勢輸運
嶺西之粮各爲信地各抄精銳分兵迭出侵撓山外之賊

則其勢不得不勢分形格無所不應無所不應則無所不
寡此所謂兵家我專為一彼分為十不猶愈於無根遠道
之兵無計妄進隨到隨則者乎城中之兵務為持重勿為
妄出明知虛實必得脫免之勢然後可　此賊惶恐敢稟
請廟堂商量以處何如　傳曰允　吏曹啓曰　臺諫有
闕政事曾已　啓稟矣當此倉黃之時不可依常例為政
口傳差出而在外並為遆差其代差出何如　傳曰依啓
備邊司　啓曰朝者送人于伏兵處語以歲時臨迫故為
牛酒以為歲饌之資云則渠乃先言曰馬將有欲言之事
將為上云此意告知朝廷云云故敢　啓傳曰知道傳于

李景曾曰望月臺守堞哨官及暗門把守御營軍一人有
病云遣內醫看病救療　都體府　啓曰原州牧使李重
吉褒奬事當依　下教擧行而營將權井吉亦當有論賞
之事敢曰稟　傳曰領兵先登城可嘉矣並爲褒賞　傳于
政院曰當播越之中　御供饌物不宜獨享宜從裁減生
雞等物亦勿捧入回啓曰傳教矣有則用之　無則不必
用生雞勿入事不得奉行之意敢　啓傳曰此物平本不
嗜勿爲入之　朝大臣　引見　上曰奴中送使事不遣
宰臣者何意歟璮曰自我送使既未合當而宰臣入去或
有拘留之患則大傷國體故欲使伏兵先運牛酒出送之

意於馬胡而送使耳如此則事有次第似爲便當 上曰
聞諸處或有應砲或有應火云其事如何瑬曰麻喜川屯
兵不是湖南兵則必是湖西兵也江原道之兵則來屯徐
丹此去其處二十里矣 上曰沈器成尚未出去乎留都
大將處幾度送人乎援兵雖來不可不接濟也瑬曰器成
則時未出去景曾曰留都大將處則李信民昨已出去矣
江原道出去僧人入來監司趙廷虎狀啓使原州營將權
井吉領原州鎭營軍兵先爲赴難臣則更督未到軍兵繼
次進去云云事原州牧使李重吉上疏大槩聞變痛哭因
知所爲謹率手下衙兵三十名與權井吉偕赴而監司分

氣

付還向本道接濟軍粮云云因上乾雉二首僧人帶來
上曰勤王兵已來自此亦爲放砲以助形勢如何瑬曰放
砲則不關而出送牛酒正其幾也 上曰非敢欲使賊畏
惧也欲激勤王兵之氣也瑞鳳曰刻期定約援兵到近然
後可以爲之不必爲虛放也 上曰自我不助聲勢則士
卒豈有奮發之氣耶瑬曰江原之軍已爲應砲若到近處
則可以内外挾攻也 大司諫金槃請對 啓曰出送牛
酒事臣於昨日聞之矣無害於大義而事可以救急則到
此地頭窮蹙已極 廟堂所爲固不敢爭同僚皆欲爭執
而臣以此意止之矣今日則事勢已異姑先出擊牛酒雖

或送之待歲出送如何 上曰其言是矣凡事不可不詳
細思之從前淺慮之人誤事者已多矣槃曰 聖教當矣
然宰臣入送似爲未妥 上曰此則大臣亦言之矣 上
曰當送何人瑬曰有李箕男者即驁城府院君李恒福之
妾子而爲人伶俐善於辭令可以送之矣 上曰聞驁城
之子皆不若人云此人則如何弘胄曰嫡子則果不及人
而此則妾子爲人甚伶俐矣 上曰今日令各營放砲以
助援兵之氣如何瑬曰今日則方送牛酒姑待之似當昨
夜李曙選募二十人爲夜擊之舉賊之形勢已變終夜喧
譟不爲就睡故不得爲之廣州軍兵爲復讎請出者十八

人而臣姑止之先送六名使之偵探而時未及來矣 上曰江原道軍兵想必不多未知其數幾何瑩曰文報中不及軍數矣景曾曰咸鏡南道之兵亦到抱川云而未能的知也瑩曰 穆陵之内亦有我國軍兵之狀矣江原道之軍兵分八百爲三運而砲手皆爲山人故最精銳矣 上曰往還僧人功勞甚多即爲論賞狀啓持來人亦爲論賞送之間其人出身云矣瑩曰西路之事極可駭痛將帥輩各保山城不爲出戰軍士則無不願戰云矣 上曰牛酒早送可也牛猪幾何瑩曰牛一猪二矣酒幾何曰十瓶矣 上曰一駄可載乎曰路險且凍當載二駄矣景曾曰任

夢得之言分明害廷虎之言也渠云十四日在江陵聞變云十四日何可及聞乎聞其人訟於監司而不利者云璽曰必聞他境之奇耳景曾曰原州牧使上疏入此之後新所得見極可嘉善　上曰為先赴難誠為可嘉當可褒奬可也景曾曰營將軍兵亦為捕得賊兵云雖未知為誰其而亦當褒奬以激士氣也　上曰其言是矣亦為褒奬以勸士氣退出　崔衍請對啓曰奴中送人事已定而事幾頓異今若送使則必言和事言和而相戰似無其理東軍昨至又有所獲此時機關所繫甚重若送牛酒則人心解弛必以為和事將成而孤軍新到不聞此地砲聲則亦將

有解弛之患矣請牛酒豈不爲援兵之聲息乎荇曰送牛酒則必不戰何以爲聲息乎 上曰雖送牛酒何必不戰 上謂景曾曰李秀林殺賊旣不分明賞加事何以稟之耶對曰與自言殺賊有間故敢 稟耳戰亡人亦不一一牒報殊不可知也李秀林則先登突入故以殺賊類施行而加一等論賞云矣 上曰渠旣先登故入於殺賊類耳自言殺賊者與力戰者同賞先登者比力戰者加一等論賞可也給銀亦依此差等且將官則與軍士當異矣景曾曰然則將官當受職乎 上曰依爲之 崔荇更申前請 上曰僉意以爲送牛酒此其幾云如甫之言恐失事機

也命招崔衍言歲時尚遠今日則出戰明日則送之未
晩云其言不無所見問于體府以來滿遷 啓曰問于體
府則伏兵處已爲送人言之今難中止云 上曰已送乎
曰曾已早送卽當還來云矣彼賊必爲以此此爲信然後擊
之何妨援兵來到者惟江原忠淸兩道耳彼豈以此爲撓
動乎且都城中多有砲聲必戒軍與賊相戰也 上曰若
放砲則或是戒兵也若是大砲則不可信也送牛酒事縱
不及今日未爲不可而軍情以氣相激城中寥寥之外則無
不無沮抑之弊而旣言於伏兵則已無可及矣且從前見
欺於彼者旣非不足今若聞其甘言而更爲見賣則深可

慮也李箕男足以當辭命耶演曰臣暫與相見未知其爲
人之如何也　上曰若怯懦則不足以任此事必精擇而
送之可也　上招羅萬甲問曰皮穀已爲舂正乎曰昨日
僧人六名來到而以其在堞凍餒故還送之使於今日更
來矣　上曰舂正人來會者幾何曰僧人六名及各家奴
子及戶曹下人皆聚自今日爲始舂正於村家矣　上曰
着實爲之五六僧人足以舂正乎僧人則只至幹事以士
大夫奴子舂之每日舂正二三石則無不及之患矣　上
曰軍兵之數似爲過實必大將等亦不知實數一任哨官
之瞞報也此時斗米尚重迷劳要一日之足食不許孤城

之事勢哨官把摠不爲瞞報則不無色吏操弄之弊矣放粮之後則管餉使別無所爲親往五大將廳訪其實數而分料可也似聞軍人或有買酒者或有絹帒者云必有濫受之弊雖百名虛數其費不少况非特百名而已乎此事不可不詳細爲之也萬甲曰臣意亦如此而預疑將帥及軍兵似爲未安臣親自持醬往大將所傳 上撫恤之意不示査考之跡而固知其實數則似爲便當而忽擾未及矣 上曰其言甚好分醬放粮何時爲之乎曰五日一給而今纔三日雖未及期特往見之如何 上曰依爲之甫爲放粮官勿擇親疎軍摠放粮數衍言之以鎮軍情可也

萬甲曰聞彼擄人之言人賊無紀城之意只聞城中粮餉
之乏必渠答以粮草則甚多云矣軍士等或有以粮醬之
必爲言者臣親諭以事勢如此不得優給之意則軍情不
以爲慽矣　上曰此則可嘉萬甲曰軍兵等前日雖未蒙
實惠到此知自　上軫念之意故必無怨言矣景曾進曰
卽聞伏兵聞我使之來以爲馬將亦將欲上來矣卽當通
之云云耳　上曰自我無乃經送之乎萬甲曰我國之兵
馬四集彼必有懼心自我當降三層曰今者援兵四集汝
若降等則和可成也不然則當有一戰而已以此言之則
彼必動念矣　上曰送人之事諸宰皆以爲當故不能違

拂而和事則決難成也在我無一事稍强而欲使敵人請和則不亦适乎萬甲曰然則放粮臨時當為計較耶 上曰預為知之放粮臨時察而計之退出 是日使李蕡男持牛酒往奴營見却而還 牛酒之送專為歲時人事而蕡男惶怯失辭以為自 上以曰氣甚寒而舊情不忘故特遣牛酒云則奴將答曰天以東方八道界我國酒肉百物惟我所欲而 國王方處石穴內外不通從臣以下無不飢餒俺每欲送所得之物恐 國王不受故不敢送也今者未知何處得此牛酒而送我耶還為持去以給飢餒之臣卒仍却之不受而誇張其勢以為援兵來到其處吾

以三千名虜之來到其處吾以三千兵虜之云且曰皇帝已爲出來今明當至爾國其不聞知乎云云馬夫大又問此後當更送人乎箕男不能答以還　平明領議政金瑬左議政洪瑞鳳右議政李弘冑引見入侍同副承旨李景曾假注書李晳記事官俞　上曰欲不欲宰臣於奴營者是何意耶金瑬曰事體似重故也自此先送使臣於事理本末妥當以若送牛酒晩有拘留之患則大傷國體若使伏兵先通送牛酒之意於馬胡而然後送使則事有次第似或便當也　上曰援兵來住處舉火放砲云其勢如何金瑬曰見狀啓則江原之兵來在檢丹云揄丹去此二

十里許砲聲相應而忠清之亦到兵竹山云矣 上曰援
兵雖来自此接濟而後可以得力也沈器成其已出去耶
留都大將處送幾人乎金瑬曰沈器成尚未出去矣李景
曾曰留都大將處則昨日李信民出去矣 上曰勤王兵
已到自此放砲示以形勢則何如瑬曰臣意則以為不為
放砲隱伏而處似當矣且此時送使亦甚好機也 上曰
所以欲為放砲者非為必使賊有所忌也若如此則外軍
必有所恃也洪瑞鳳曰待外援兵來而可以有為不必虐
事也 上曰若隱伏而不為聲勢則士卒其有生氣乎金
瑬曰聞砲声而知其為江原之兵此軍若近来則可以內

外挾攻也　大司諫金槃請對曰奴營送牛酒事臣意以為未妥而事至十分地頭若不害理則事之利害有不暇顧故昨日同僚相議欲為啓辭而臣以此意止之矣今聞江原之兵已到近地士氣百倍可以出擊請勿送牛酒雖或送之觀勢為之何如　上曰其言亦然矣而日淺慮之人致誤国事今宜勿為輕發也金槃曰雖送使臣宰臣則勿送可也　上曰大臣之意亦如此矣　上問曰武臣中誰可往者金瑬曰有李貴男者故相恒福之妾子也群意欲送此人也　上曰李恒福之子人皆云不慧此人何如耶李弘胄曰人言恒福之妾子猶勝於嫡子云矣洪瑞鳳

曰此人以進士而業武者也金瑬曰此人捕賊陞堂上而
亦能文能寫也李弘胄曰只送牛酒而已大事則不必與
議此人可以送之也金瑬曰援兵雖到此事則甚好矣
上曰然則送之　上曰外援接濟事相議為之可也金瑬
曰今日將送使令日則不為出兵似當矣　上曰江原之
兵想必零星矣金瑬曰文報中其兵其數未知幾何而聞
江原之兵分八百為三運而砲手則甚精銳云今者援兵
四集賊必疲於奔命矣李景曾曰南道之軍到於抱川云
矣金瑬曰西路之事甚可痛也各率軍兵投入山城其軍
雖欲出戰而終不出兵云極可痛駭也李景曾曰任夢得

之言必是浮言也十四日在江陵聞變云安有此理乎金
瑬曰聞犯境之奇云矣　上曰任夢得論賞狀啓持來人
亦爲施賞卽爲出送李景曾曰聞馳報則江原之兵捕得
賊兵云未知誰人之必捕而亦宜襃奬也　上曰依爲之
洪瑞鳳曰送牛酒事宜速定奪矣　上曰速定宜矣仍問
曰所送之物幾許耶金瑬曰牛二頭酒十瓶矣　上曰一
時持去乎金瑬曰或負或牽一時送之矣　未時督戰御
史黃一晧林埬請對入侍右副承旨韓亨吉假注書李晳
記事官俞　同部承旨李景曾追入黃一晧曰臣在信
地日日巡城時或夜巡矣今日登城見賊形勢則伊賊情

形有異於前日衝東擊西乃彼之長技實未知其情跡之如何而我必先挫其銳氣使不得橫行此乃先發制人之計也伏聞明日當爲出兵云臣意則簡發四營兵各出四門以爲夜斫似可矣 上曰夜斫當用何策耶黃一皓對曰本陣所置之軍皆是募人與居于軍而其所伏兵我人居多峽中要路則皆是騎兵也今夜若能出斫則雖未能覆巢暗地以進先知設伏之處肰後設奇進兵以蹂其陣則雖未盡殲庶幾有利矣 上曰自有主者言于體府可可也 上曰賊聚在何處乎一皓對曰聚于東城與南北三城之外此則大陣而書院之賊其數不如前矣大槩此

賊曠日持久玩愒度日主客之形令反易置彼反爲主此
反爲客一日二日雖殺零賊而一未能鏖殺故渠敢圍住
使不得通命而外兵逗留尙不進援城上之軍日益疲弊
若不速定則前頭之事有不可測也兵必以氣爲主而尙
無定筭使其氣日至摧沮此可甚悶也且我軍初無恐㥘
之心一與交戰之後皆知其易與將士皆欲出戰以報國
恩當此鼓勇之時不爲之大擧則師老之後尙何爲哉韓
亨吉曰夜斫亦不可容易爲之彼賊處著我衣服皆處於
他云何以卞其眞假矣黃一皓曰兵家事貴不失機若能
察機而爲之則有何難爲雖或如是豈可以此不爲使老

士氣乎若議于大臣則可知其利害而臣之妄意則如此
也林埬曰臣連日巡城備聞軍人之言則無人不憤火無
懈怠之心而第緣凍寒軍不能操弓執銃此甚可慮也臣
昨見東邊山上列炬甚盛意謂江原之兵必到矣今聞果
是李重吉之軍云此則甚幸而淦許川山上去此三十里
許又有軍兵不知彼我之軍而昨夜張大甚盛矣今見昨
日結陣處烟焰漲天想有接戰之事深以為疑今晚賊自
利北峴大路連續而來至今不絕度其多少必不下十餘
彼賊掠得我人盡為剃頭云我國之人不無相雜於彼觀
其情形大有異於前日以此淦絕之城固無足可畏而但

軍士疲凍夜又甚長以此凍餒之卒決難待變也令以單弱之物力雖不得饋酒若以粥水犒饋則庶可得力如以二合米和醬水煑粥則一營所饋不過一石若以此分送五營使爲粥飲又遣中使存問而開諭之然後申 命督戰御史各守信地使之待變則軍情必爲感動而亦有賴於守城也黃一皓曰鄉兵所着袷衣凍皴尤甚此直可矜而態色則無之誠爲可尙林墰之言極其有理誠若如此則軍情豈不感激乎至愚而神者民也開諭懇惻則人必願死矣 上曰招兵房承旨李景曾入來 上謂李景曾曰林墰言日寒軍凍今夜欲以醬爲粥以饋軍士云問于

户曹煑粥以饋黃一皓曰昨夜二更爲敦諭上城臣之所管處可三千軍而病者則不多而病重者七人輕者五六也聞信地各有醫負往来救療而如此病者别遣使或分藥物以爲救治則豈不感激乎 上曰蒼黃中藥物未及持来矣黃一皓曰山行砲手中一人甚爲壯健才藝亦絶項日出戰時亦能先登中賊者也此人衣服甚薄袴襪盡弊將至凍死臣脫衣衣之使處溫處時方救療而如此壯勇者病危將死甚可惜也又曰平地有依處則稍免凍寒而曲城最高處尤甚凍縮手不能握口不能語須得若干空石分給諸軍而不能因給軍皆露處無所依庇氣盛之

人尚難瞻望而氣弱者則難免凍斃切急之弊有愈於此者乎　上曰空石有無聞其管粮使之言則亦無云矣黃一皓曰府內居民與人吏官屬等或給影職帖或給免賤帖使之出材力造給軍幕則何如　上曰此則必不成之事也其身尚不暇恤遑恤其他乎黃一皓曰所可寬心處軍人皆有戰心無不欲立功報國而志不摧沮以此見之則天心亦可回而功業或可成也臣之所陳無他善策乘此機會乃可出擊而夜斫亦不可不爲若以火箭蕩焚其所居閭舍則彼賊亦必露處夜夜如此則彼㐲疲獘而於我亦豈無利乎　上曰夜斫則只宜一番爲之豈可每每

為哉倘或如此則彼賊亦必慎密矣黃一皓曰彼賊常時亦且謹密何必以此而更加謹密哉利在連戰而援兵尚不來到內外挾攻邀無其期而賊之兇狡日以益甚大可悶慮也 上曰此處之民有食云乎韓亨吉對曰姑未聞乏絕之言而圍城累日強寇未退芻粮不久將絕此亦可悶也 上命招體府使體府使金瑬入來 上問曰賊今日出沒云其形止何如金瑬對曰聞賊答李箕男之言則其勢必有自歉也當初則馬胡言欲通言而往則諸虜婪殆使不得接足云云今乃不起此說敢為大言誇張至此見之則其勢必不能也 上曰此則既聞之矣金瑬曰誇

張其勢使人眩惑乃其所長也今日都監人在城上見之
則十人之中賊僅一二人而餘皆我人云矣 上曰何以
知彼我乎金瑬曰物色而知之矣 上曰連日不爲出兵
士氣摧沮明日必欲出兵乎金瑬曰明當出兵今日已爲
出令且於今夜欲爲夜斫募得十七人而尹之元亦在其
中矣 上曰尹之元之有能不能雖未知之而慷慨則有
之矣金瑬曰不但有志亦有強健者也一日着甲冑亦所
難堪而今已累日夜披甲不解其氣力甚健矣李景曾入
告曰以下 教事言于戶判則再昨已爲分附今日亦已
傳令而督則管粮使亦爲分付云矣韓亨吉曰夜斫時我

人不無混雜之患不可不慎密也李景曾曰雖是我人旣投奴中聽其號令則與賊奴奚擇哉 上曰如此者雖捕之無惜金瑬曰煑粥饋軍事再昨以米二合醬一合已爲分給今日亦爲傳令以三合米一合醬均分於諸處使之分饋矣 上曰明日出戰事不可不善爲方便也者割不可無雖不得遍給軍人先鋒則必可給之也金瑬曰造得五十件當以此給之也 上曰彼賊不受牛酒安有如此可痛者乎金瑬曰誠可痛甚也 上曰寒威甚緊軍卒何以堪苦此甚可悶也金瑬曰甚爲悶迫也李景曾曰聞狀啓賫來人之言則平安監司前後狀啓將至十餘度云而

一不來達未知何故也金壐曰狀啓持來人招致謂之曰賊來而不與戰深入而亦不赴援甬之主將難免重律云則渠言張別將韓別將各領軍出來云云而其言亦未可準信也 上曰所送僧人已爲出去乎李景曾曰得出與否雖未知之而出去之後時未還來矣 上曰送僧傳命此爲上計也金壐曰賊之擒得兩節度之言未知信否而必以我爲不知而乃如此恐喝之言也韓亨吉曰昨夜京城之砲此故云耶金壐曰不知所以而無乃捕零賊而然耶 上曰此必捕零賊也韓亨吉曰彼賊兇狡不測今夜防備不可疎虞矣 上曰此言是矣李景曾曰林墰言賊

之軍兵自南大至未知然否金墪曰東門望月之賊盡下
於西門西門之賊向東而去云未知其情跡之如何而公
清之兵在於竹山無乃往竹山者還來而然耶韓亨吉曰
被圍累日賊之多少尚未能的知大可悶鬱也 上曰多
募廣州人使之偵探何如金墪曰當如下敎矣金墪曰昨
夜李曙之軍爲夜斫出去賊旣爲備故不得見而歸獨金
彥林與其同官一人各斬一級而來見其劒上有血痕矣
上曰此人施賞乎對曰今晩守禦使馳報而與其所言不
同然旣送軍功廳使之論賞矣 上曰軍功廳何不磨鍊
乎李景曾曰軍功廳磨鍊亦不明白未可知也 上曰如

此者宜賞以銀而爵則似過矣李景曾曰賊自言汗令明
開當到云則必是愚弄我而爲他日恐喝之餘地也
上曰今若出擊則甚善而奈不能出戰何我金瑬曰日漸
凝寒軍益凍疲以此甚悶也韓亨吉曰夜斫必須愼密而
四門開閉亦宜明察也罷出　吏批金尚憲爲禮曹判書
李命雄爲司諫金慶餘爲獻納黃一皓爲掌令李稠爲修
撰李重吉爲原州牧使兵批趙翼徐景雨趙俊寬愼天翊
林得忱爲副護軍洪命一爲副司直崔厚石任夢得爲守
門將

丙子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
知道 世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 禮曹啓曰來正月初
一日將爲日食常時則各司皆於本司救食矣今則勢難
依此爲之日食時百官會闕門外救食何如 傳曰依啓
禮曹啓曰本 朝正朝陳 賀群議皆以爲當此播越之
日依常時爲之未安云大臣之意亦如此何以爲之敢稟
傳曰勿爲之又啓曰聖節望 闕禮時舞蹈一節以國忌
停廢矣前頭正朝望 闕禮時儀注中似當磨鍊以入而
大臣之意以爲此時戎服行禮禮儀未備舞蹈一節今亦
姑停爲宜云儀注依 聖節望闕闕禮磨鍊以入何如

傳曰依啓 都禮察使 啓曰李景奭劉陳之事實合軍
機夜襲之擧臣與諸大臣已爲面議約束用兵節次從長
指揮矣至於懸賞募士一節依劄內事意施行何如 備
邊司啓曰水原物衆地大請兵運粮皆係緊急他道軍兵
經過時亦有接應之事而府使具仁垕領兵來此本州之
事他無主管之判官急急差出使之馳往察任宜當敢人
啓 傳曰依啓 都體察使 啓曰南兵使徐佑申軍官
前內禁衛李以立持狀啓冒死得達極爲可嘉命又願爲
還出以報將命守門將除授出送之意敢 啓傳曰六品
實職除授 都體察使 啓曰僧人天森則江原監司原

州營將等處傳令持去後昨日回來僧人道方則江原監
司處有旨自願賞去昨夜入來當此道路不通之時兩僧
能為傳命回報所當別加褒賞以勸他人而僧人施賞之
典不過摠攝即欲成給帖文則渠等皆不願天森則欲免
其姪子張天南水軍之役方道則渠之同生矛閑良朴絬
任時未定役願得守門將帖以為免役之地令軍功廳依
願處置何如 傳曰依啓 備邊司啓曰摠戎使具宏以
京圻中營將趙修岭不可違當之意馳 啓矣金慶仁則
因 傳敎營將稱號已為出送使之収拾中營所屬軍兵
救援而趙脩岭仍察本任領率軍兵掌印行公之意體臣

已爲傳令今此狀　啓　啓下於金慶仁出送趙修齡仍任
之後故不爲白　啓矣營將雖出二貟別無相妨之事姑
待事定後一貟減下宜當敢　啓　傳曰知道　招討使
兼楊州牧使沈器成上疏伏以臣猥以庸才當此危急之
日特蒙　天恩除拜本職回遑感激淚下如雨受　命之
後思欲登時出闉以報分寸之效而顧臣方在草土中新
經大病之餘遲身行步非復昔日之筋力臣之行色且與
儕徒下卒輩獨身出入者有異數升米食一襲襦衣必待
下人之負持然後庶免凍餒之患從事官之行亦在其中
故一行之人不下於四五人以此行不簡便抵賊薪城輒

為賊伏所覺得退避者數四矣雖然臣若不顧一身冒死
而出則或不無得達之理而其為危道實在於十分之七
八臣之生死有不足恤而其於無益之死而有辱於 國
家何此臣之所以不敢輕出而方且日登城上察見形勢
欲乘其罅隙而出矣第念近日朝廷命令已通于中外臣
之兄留都大將器遠亦行號令於都處云臣之所事令已
後時矣臣恇惕畏事奉 命稽滯之誅實所難免請鐫削
臣職名且治臣緩不及事之罪以警他人不勝惶恐云云
答曰勿辭更爲觀勢出去 吏批羅萬甲爲工曹叅議
金希俭爲水原判官李以立爲軍器主簿兵批洪振道爲

副摠管夕貢畫使朴潢請對入 侍同副承旨李景曾假
注書李晢記事官俞 朴潢曰賊陣送人事大臣相議
本欲送尹暉矣昨日亦送宰臣而令送宰臣未妥故欲許
倜假御堂上而送之後次之行宜送宰臣衆議皆如此也
上曰許倜有口才乎朴潢曰臣則未詳其人而聞 引見時
酬對則所言皆有條理且其爲人完實足以爲之矣 上
曰此人年紀甚老也朴潢曰聞甲戌生云也年雖老豈可
以貌取之此人不無所見亦有前定者也 上曰聞其言
大志則似好而措語不善也 上曰此人無怯乎對曰人
云無怯而居官亦多能事也 上曰此使只取口才而已

居官能不能非所言也　上謂李景霄曰此人無乃不能乎李景霄曰臣不能詳知其人而其爲口辯則不必在於舊官之能不能也朴潢曰賊若無和意則雖送使初請必不宜從矣今者旣已深入必不無端退師必緣某事而得機會肰後可以退去今之必成與否雖未知之而許僩之所見必有所定也且不受牛酒之事亦可疑也其言雖誇大其勢之孤弱據此可知今者援兵四至彼雖有欲退之心必不得其端今若送人則亦必從之矣　上曰許僩雖獨往亦能辦事乎朴潢曰此行必不入其陣獨往庸何妨乎人之有才實未易知而當事不爲厭避以此見之則雖

獨往亦或可能也　上曰賊之来時必二人而偕至而今
之獨行無乃不可乎朴潢曰賊則必不獨来此行則身往
乎　上曰此行無大段講定事獨往亦何妨　上曰許僩
言不文離乎夫言之文蔓者必有失言者也朴潢曰言語
則不為文離也　上謂李景曾曰此人人之稱謂如何耶
景曾曰臣則不知而蔭官中有名字者也金時讓與此人
連家有分審知其為人亦嘗稱道云矣朴潢曰此人本以
口辯得者也　上曰鬚髮盡白乎朴潢曰髮則雖白眼有
精彩也　上曰明日當招問而送之出去與大臣預為講
定景曾曰此人輩服何以処也　上曰以堂上章服而送

之可也罷出 命除御供生雛等物 宣傳官閔震益與
僧人持忠淸兵使鄭世規狀 啓入來世規領本道近官
軍兵先進結陣於麻喜川兵使李義培入保竹山山城將
進之際賊兵猝至前營將李根礼死之故仍退縮不敢進
前云 鄭世規上生雉二首 上招李景曾曰狀 啓持
來僧人等不可不卽賞也景曾曰旣已施更無可賞一僧
則欲以其侄免役云私事往來僧則時未論賞矣 上曰
雖以私事往來能知外奇來者不可不賞以木綿等物給
之可也 招救療使許啓曰救療人等得活否對曰已得生
道者多矣 上曰御營軍被傷者不在山寺而於在土幕

云何以此耶曰必其將官不爲下送故臣未及知也
上曰如此則甚不可也景曾曰被傷人及戰亡人其將不
爲即報死者不報則不可以 贈職傷者不報則不可以
救療許啓亦何以知之 上曰此在一號令之間而何以
不報耶體府言之而不爲舉行耶被傷之人能無畏縮之
心否曰此屬皆是先登之故雖已被傷猶欲出戰其中白
先男者最爲先登被傷而自昨日更願出戰褒凡山者亦
然矣 上曰貴哉啓曰白 上賜梨柑故尤以爲感矣
上曰此事專委於爾爾其才分調護使生者多以死者少
則幸矣仍曰聞入來僧言則公清道軍兵亦可畏賊多有

抄捕云良幸景曾曰幸矣聞賊兵要擊全羅之兵而未知
勝負極為鬱悶　上曰軍兵不怯則能戰是可幸也啓曰
玉請寺留陣軍則頗姑飯不知感意盖玉請留者是京砲
手也長於　輦轂之下故不知感意矣　承文正字李克
仁請對　啓曰事時至此罔知所為臣往城上聽軍之兵
言而得微妙之見矣南西門外則下山頗平坦交鋒勝負
未可知也東門外則左右峽甚窄請出兵伏於左右峽望
月峰專攻一邊而御史及武士中募得壯健人特　賜尚
方劒使之賞罰用命不用命排陣突出下三道聲息為當
近日之戰將帥則不出只令軍士出戰故不能有成請自

上親將壇定斬退將督戰如何 上曰今日將
矣謂朴潢曰今將出戰耶潢曰日氣似寒而猶可出戰也
望月峰則只有袱直云欲出兵北門矣 上曰當初欲專
力於望乃及東門矣今何如此云云耶潢曰當依初定而
北門亦欲出去矣 上曰此处則爲疑兵專力東門可也
其地則手地似猿左右峽亦險阻云形勢稍易矣潢曰東
門則風勢亦順矣 上謂景曾曰昨日入來軍官其賞似
輕矣景曾曰閑良故如此耳 上曰及第云矣曰時未唱
榜也且其僧何以賞之耶潢曰摠攝則已除而欲得其同
生免役帖矣 上曰依其所言 上謂朴潢曰軍士足凍

云極爲可慮空石覓給克仁曰聞僧言賊專向南軍在處
而此地則空虛請自 上親臨將壇專力功之朴潢更進
曰今日出兵事選八百名欲專攻一處矣今者見賊形勢
望月峯則已爲下去聯珠峰則只有伏兵請出六百名擊
望月峰以二百名擊聯珠峯使不通拜援事李曙來言之
矣 上曰東門賊幾何曰些少留在云 上曰聯珠峯
只有伏兵則豈至用二百名乎曰李曙欲親領兵出擊矣
上曰探賊形勢何如云耶曰東門外賊則昨日出去北
門外賊則留在者亦少南門外賊則載卜而還來云此外
未知他奇矣 上曰東门出戰將帥爲誰曰各其大將定

領將出送 上曰早出乎曰食後當出矣 完川君崔來吉請對 恪曰今日之事已到十分地頭若臣者不能畫一奇出一策如在岸上而望見父母墊溺於萬頃滄波臣既無弓馬之才又無奇秘(楷)之畧而考之前史滎陽之圍紀信誑楚脫主全者 大駕若以微服脫出往援兵之鎮則臣欲效紀信之事矣 上曰卿之忠誠則至矣如此而誑賊既不易設使可誑豈可置人於死地耶來吉泣曰小臣雖死 殿下得脫則何可辭焉所恃者 君臣上下皆無得罪於天耳臣聞城卒凍餒不能操兵云萬一賊迫則無以爲計矣崔鳴吉曰援兵已來不可不通路而今日亦不出

兵極可悶來吉曰所恃者奉 聖上豈忘於此乎此外無可恃之事矣駐駕此地 君臣之間有同父子欲頻數請對望見 天顏而亦不敢耳 上曰卿之忠誠比之古人亦難得也不勝嘉歎感激來吉曰軍士凍餒不可不一賜粥飲也 上曰曾令舉行而或有無釜鼎不能煮食云極可悶也荇曰城中薪盡至於撤拒誠爲可悶來吉曰今當臘寒自明日或漸溫煖耶自 上傳敎至此臣誠感激萬一有益則臣之殺身何敢顧乎 上曰若稍煖則或可爲矣而日寒如此尤用悶極來吉曰人自切迫耳 天時則當如此也城中聞外援之入來頗以增氣矣 上曰聞忠淸

之兵捕賊云亦可貴也㦖曰全羅兵使來到龍仁而賊兵
迎擊云未知勝負深以爲念來吉曰南道兵亦當上來近
可至矣自此當爲節制而寒寒至此可悶㦖曰南道之兵
最精此兵若來則可以有爲矣來吉曰須聞京中有砲聲
而未知聲息良用欝欝 上曰人不得通何以得知來吉
曰臣欲終日伏於 御前而不敢也 上曰父兄百官從
我而入孤城至於如此予身之危不足恤每見諸臣不覺
嗚咽涕泣久之 黃一皓崔鳴吉請對一皓 啓曰忠清
監司兵馬昨已交戰云矣小臣陣下所屯諸賊盡向其處
孤軍深入恐有敗事之患縱不得大擧出擊請吹角出兵

示若掩後者然使賊不得悉兵以進如何 上曰問于體
察使以來唱吉 啓曰援兵雖至無對陣之諸今日形勢
其亦難矣講和之事非不知也而自 上慮其不成而不
許也臣意昨日之言亦似有餘地成不成間姑爲送人問
之如何 上曰如此而可成唱吉曰成與不成固不可必
須以虛事試問何妨 上曰國事至此若得講和則非不
幸矣而第恐和則不成而徒爲見欺也諸大臣之意以爲
何如唱吉曰大臣之意昨已盡達此外不須更問而昨日
使者不知廟堂之意彼問此外更有何言云云而不能措
辭善答以至於此矣廟堂之議或欲待彼使之來而答之

或欲先送人而問之也　上曰昨日使者失其本意矣靑
初以十分講定以送事言于廟堂則廟堂唯唯而終以如
此人定送且不爲分明指揮出送牛酒者專爲歲時而諭
以日寒故送之矣問靑爲送人乎云而亦不荅之此等之
事甚爲無形廟堂誤教耶其人誤傳耶此則不可知而如
此不難事亦不善爲之何望其出策却賊乎鳴吉曰然矣
靑初欲送宰臣而議論不一以如此人定送故誤事矣臣
意和戰靑爲幷行一邊修戰事而一邊言和事矣若以修
戰而言和爲辭則我以汝兵不退安得不戰爲辭可也
上曰卿亦在廟堂李箕男之去不爲見送耶曰臣適病退

未得見之矣臣今日逢見胡衛許倜者其人年則多矣而頗有口才言和事可保必成其言似有理矣　上曰何以言之曰其人言渠之不受牛酒及汗之出來之說皆是不足之言渠之欲和甚於我矣因設策曰自我當之人問之曰汗當出來云我有兄弟之義不可不相問今到何處云則渠必辭窮而亦有接言之階云矣　上曰最為急善之矣鳴吉曰古人謀國亦及廝養卒倜是走南行自　上招見親問何如　上曰其言極善急之矣其人穢在乎招之但無怯乎鳴吉曰此則不可知也出送宰臣而使渠隨往則必為有益矣且人皆欲背城一戰而臣意戰不利則和

不可得也和不可得則戰亦無妨此則有二路故敢達
上曰承旨所見許僩之言如何景曾曰人之所見各有不
同不得已而送使則僩之言似有理矣鳴吉曰今日事勢
雖有和與戰二事已而二事之中一有可恃則幸矣而二
者皆危是可悶也黃一皓以體府言 啓曰日已暮矣不
得出兵而欲為放砲聲援云矣 上曰放砲可為声援乎
往彼者不得聞在此者不以動矣一皓曰軍士未食日且
已暮姑為放砲示出兵之狀何如 上曰彼以遠出我雖
放砲何益必出兵然後可以有助矣景曾曰伊賊之事不
可知也聞僧言則其処不率往我國人馬云矣 上曰伊

賊本來虗張聲勢在平安道時亦如此云矣 上謂鳴吉曰若問汗事而答以已來則何以為之鳴吉只為曰接詰之階汗豈出來乎 上曰若為虛言則何以為之鳴吉曰不可知也當問設策人也 景曾曰一皓所 啓何以定奪 上曰日勢雖暮出兵則可也虛砲豈足為聲援一皓曰 聖教至當若不動兵則無寧不為也鳴吉曰東北門外趁其師散而出兵通路似好矣 金瑬入來 上問氣韻如何曰偶患肚腹痛不能登對不勝惶恐 上曰已愈乎曰暫定矣 上曰援兵已來何以號令乎瑬曰臣於夜間募送人于忠清監司約會於 獻陵矣 上曰何以如

此分付耶曰麻川則遠 獻陵則近故分付如此矣 上
驚曰何以如此耶 獻陵方為賊藪而必過平地而後可
以入來何以如此分付耶璽曰使之由山脊而來外援雖
來不為駐近則無以助勢矣 上曰餉道難繼亦可悶也
檜丹則距此不遠云矣璽曰忠清之兵多有器具多持棱
鐵而又持拒馬鎗云矣今見賊陣甚為虛踈遺在者皆是
牛馬及若干伏兵而已想此賊伏於山上而空其本陣欲
誘我國人出去驅牛馬為突擊之計而虛踈極甚今欲出
兵於望月連珠而逆風不止不得出送矣 上曰昨日李
箕男去時何以如是殺送耶璽曰何言耶 上曰只及日

寒人事不言歲時人事矣璽曰還報臣等時則以為只及
歲時人事云矣 上曰當初若送李景稷則好矣而竟送
此人終至誤事可歎璽曰方外之議亦言今日當送人招
馬胡問之云而臣意則今日不必送也雖於明日送之有
何妨乎 上曰其言是矣今日則不可送也 許僴人來
上問曰聞爾所言果愈於人矣盡達爾之所見僴曰臣
隷在村家聞有 名命惶恐奔走喘急氣之不敢詳達臣
自少不為儒業犬馬之齒今已多矣曾典小縣亦欠治績
今日下問實是國家大計臣何敢承當況臣是微賤本無
所見雖辱 聖問不敢進言 上曰當此危急之時雖當

人之言亦可擇用勿以為嫌盡言無隱倜曰臣偶見吏判問和事何如則荅云和事難成臣曰還送牛酒及汗也出來之説是其欲和也鳴吉曰何以言之臣荅曰此賊初來時其意盖欲 大駕入江都則四出抄掠而已後不及事卒入孤城故賊以為大得志也如是持久而此城周回八十餘里以渠孤軍萬無盡圍之理渠之欲和寧有極哉然臣意不必專言和事也似聞忠清兵使已到慶安忠清監司方在麻田云小臣曾忝本道守令知其兵數盖二萬也雖未盡聚必不下萬餘使之藏兵於 獻陵慶尚道之兵不日當來使之鎮於利峴江原道之 兵則已據天險矣沈

器远之軍雖未知發何而使守都城則渠以孤軍萬無分
力之理若習陣於鍾樓以上而藏兵於左右行廊則賊之
長技鐵騎馳騁而已行廊藏兵左右射砲則賊不可蹂躙
而死傷之不暇南道兵若來又使之鎮於平丘則賊必狼
顧請和城堞之卒長立半月已極凍餒謂和之外更無可
爲當此正論方張之日臣發此言則極知罪遮言及而倘
使二君父得脫於重圍則雖九族被戮臣何憾乎 上曰
其言皆是矣和事何以則可成耶僴曰昨日還送牛酒及
汗之出來之說皆是欲和之言也今番送人問之曰聞汗
出來云汗是天子極尊者曾把天朝時亦不曾入今始出

來云觸冒風雪來到何地乎云云則渠必辭窮矣 上曰
但在我無可畏之勢彼豈肯許乎僴曰以臣所見渠若添
兵則追可至矣而尚無後來者聞伊賊見敗於 天朝而
立功自效云此言雖不可信亦不可謂無此理也若然則
雖以我國之法言之白衣從軍者其何助援乎 上曰渠
若云皇帝已來則何以爲之僴曰然則出送迎慰使可妨
若非漢武帝則和事不可終絕古昔帝王之羈縻不絕者
無限亦豈無所見而然哉 上問堅曰此言何如對曰其
言頗有理臣之愚計亦然矣頃者其言遜順者其勢强故
欲瞞我也昨日其言恐喝者其勢窮故欲要我也我援多

會賊勢似窮若欲講和其機某處二千某處三千之說正亦是誇張之言令若送使和可成也倜曰牛酒見却事人以為辱國置 君父於圍城之中而不能脫出者此為大恥牛酒見辱之細者也 上曰其言 甚是寧有若此可恥者乎倜曰論者以為不論成敗背城一戰此說甚無理若只有將士則死生固不可論 君父在此存亡立決若或失利則將置 君父於何地耶坙曰此至極之言也若只有將帥則背城一戰説直是不 易之正論也奉 君父於孤城之中而出萬死之計設若不利畢竟罔極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亡為此論者其亦不思之甚也 上曰

其言甚非可憎此論不可無也明日當送人乎埴曰甚當渠若不絶和之一脉必更来定奪人以爲今日當送而明日送之亦非晩也鳴吉曰若無善辭令人埴曰之言于伏兵拍馬胡出来令李景稷等接之令監亦可往也崔鳴吉曰臣則不能善察其氣色矣　上曰尹暉何如令番人皆見欺而暉獨察之矣鳴吉曰若送景稷則不須送他人也景稷天性掘直盡言他人所當言者尹暉能善察氣色昨日牛酒之見却亦言和事當成云請送尹暉與許倜如何倜曰小臣官卑彼既無事不知昨日牛酒之見却亦未必不由於官卑者之往也臣非敢厭憚而辭之也埴曰李溟

何如鳴吉曰李溟則前日接待失其心頗見悲尹暉最慧
矣 上曰其人言辭何如塗曰言辭則不能善爲之矣鳴
吉曰扁熙對契丹言其利害而敵即感悟當得此等人則
好矣而亦不可得可恨塗曰南以恭最優而衰朽已極矣
上曰可送人從容議定必擇善於辭令者依許僴謀策問
汗來之說而仍爲接話似好矣鳴吉曰今日先通送使之
意何如 上曰如此則自我取屈明日使臣往在城上招
馬夫大而見之可也予意則和事雖成而許僴以爲必成
其言是耶塗曰臣意亦然彼不可一舉吞滅則不和而何
爲鳴吉曰忠清之兵若或不利則渠必增氣是可慮也僴

曰雖然和事則可成也一二番送使不爲卽廳者非欲不和而如此也景曾曰然則明日不爲出兵耶僩曰出兵則不可不爲也一邊戰而一邊和亦不妨於事理矣瑩曰忠清之兵若屯利峴則甚好矣　上曰利峴之路竹山幾何日早出一日可達矣　上曰然則明日由南門招見胡馬由北門出兵以戰可也景曾曰不爲出兵今已有日軍精解體和事若成則幸矣和不成而兵又不出則事機非輕出兵一事似不可止也瑩曰然矣奉　両殿入孤城解重圍爲急此外義理不可顧也　上曰已往有小邑戰死之變胡象屬翕以此見之不無可望夜擊似好瑩曰形勢不好

矣上曰雖斬一賊亦愈於已矣瑬曰然矣夜擊之小獲與晝擊之多得同蓋慓如不安於寢睡矣景曾曰山上寒地不等不可以此處之寒而廢戰也瑬曰遍觀城上軍士不至甚疲可見善養也景曾曰聞軍士或有逃者云若然則其將豈不報知乎瑬曰然矣頃者有一軍人着白衣於錦衣上而逃出爲羅卒所捉問之則云欲尋妻子去處臣即令梟示之律也上曰忠清監司非偶然也江原監司則逼近而不赴忠清監司則不待兵使而挺身先赴白面書生若不忘驅則何以至此即因薦者之多特授此任而果不負所期真是不易得之人也瑬曰小臣安山人也見

其爲安山太守甚有善治之績矣以今觀之誠非偶然人
也景曾曰江原監司非敢後也山郡軍兵聚合之間自當
不易而峽路崎嶇行步多艱其間事勢有未可知而彼豈
有後君之心哉　上曰權升吉何如人耶壄曰極是人才
能爲馬上立而門戶則庶派也　上曰若有人材則李景
稷等從前見欺者甚多欲擇送他人而不易得也壄曰南
以蔘最優而老敗已極矣　上曰胡人本來侮老雖其父
老則慢之云矣許僩善於辭令聽其所言皆有理也壄曰
然矣小臣亦於今日初見而聞其爲許潛之子云矣　上
曰許潛之子耶壄曰今日賊所載還之物甚長似是死屍

云 上曰賊雖收屍在其處當燒之豈有載還之理守謂
景曾曰城上釜鬲覓送事令日問之而速處對曰今方爲
之矣 上曰軍功事分付各陣耶曰當出而問之矣 上
曰僧人慶雲已爲出去耶何人不得出云耶亦問於首僧
景曾曰唯退出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上在南漢山城 朴潢請 對啓曰今日出兵後送許僴
事 傳敎矣許僴之言皆是新語故請送矣聞胡人出來
時亦以二人出來云玆令李景稷偕許僴出兵後往見之
矣 上曰令夜夜擊何以晩出無功耶曰聞都監軍士 以

從北門出暗門為擾亂往復相負之間不覺已曙云廣敬曰出兵事當預為講定而以此為辭有若塞責者然蓋緣無軍令而然也如此則今日雖出兵亦必如前日而止耳今日則或令朴潢出督或定將帥出往然後可以前進將帥立於城底只督軍兵以前進則寧有功哉 上曰體察使當為善處矣潢曰前日出兵必四門俱出者皆欲賊分救不專也又愛惜軍士不令下戰矣今則賊之留此者似少專力一面則渠輩不及相聚而戰已決矣 上曰今日則十分詳察善為指揮送使事許議于大臣為之廣敬曰江原道軍士已來云今進據望月峯以開一路 上曰自

檢丹至望月皆由山脊以進乎曰小有絕處而可以進來矣 上曰權井吉有勇略已據形便可思此策矣儇曰若據望月則東路可通誠爲多幸而井吉所據形勢無異山城想必相機進退矣 上曰若上望月則東路可通豈不幸甚儇曰今日之戰當着實爲之而渠已知我謀輒爲下走進至山下則我以步兵不可當鐵騎是可慮也廣敬曰東門外形勢似好何不多出爲左右翼而擊之耶儇曰以有望月之賊故不敢耳大槩我國將帥不習戰事徒知正道未出奇詐賊之迫此已久而尚未一驚蓋以恐或敗事而狐疑之心誤之也廣敬曰我爲出兵之狀賊不敢専攻

援兵乘虛急擊相機進退可也而不能辨此可悶濵曰傾
城出戰之說人皆言之而臣意則以為不然也守堞之卒
僅僅排立除出此軍脫有蹉跌將何為乎 上曰此等事
相機為之可也亦豈有必不可為之理乎崔衍請 對啓
曰歲時迫近軍士凍餒粮末雖乏豆太尚多令管餉使作
粥饋之似可而釜鼎不具莫末易而分饋之時且有覆餘
之弊請蒸而饋之院中僉意皆然故敢達 上曰言于户
判舉行可也其飲食之名云何衍曰村家例食之俗名豆
蒸矣且城中粮餉難繼云是可悶也援兵粮餉亦不可不
留念三南別遣御史使之督粮如何 上曰道路不通觀

勢為之可也援兵則各持其粮此事似不急矣荇曰然則豆太蒸饋事何以為之 上曰言于户判退出 是日從西門出兵不利 體察使金瑬 啓曰今日出戰時軍兵輕進深入賊陣奪取牛馬燒焚屯所收軍之際賊騎猝迫至於相搏軍兵死傷頗多將官死者亦至累人極為慘酷賊兵雖有折損不足以償亡臣專摠戎務不能申明軍律以致如此不勝惶恐伏地待罪 傳曰知道勿待罪 備邊司啓曰楊州牧使沈器成覓命已久尚不得穿圍以出本州久無地主殊為可念前府使辛曙時在權井吉陣中即拜本州牧使使之馳往察任何如 傳曰依啓

十二月三十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太一石赤豆一石内入事踏啓字而下

備邊司 啓曰留都大將沈器遠則諸道都元帥差下事

已於 榻前議定而以二百七十名之孤軍掃蕩五六百

結屯之賊尚(全由)在於都領將權井吉之奪(奮)賞加一資仍在

都元帥陣下聽其節制宜當 傳曰依啓狀啓中名付人

亦爲參酌施賞 戶判 啓曰軍兵放糧等事日漸煩劇

郎廳見存者三員未能周旋正郎許穉佐郎任善白則方

與參議南銑收拾京中雜物勢難改差正郎李偶出在李

顯英處云爲先改差以來在 行朝人當日内口傳差出

何如 留都大將沈器遠本月二十六日成帖狀啓收拾
落後砲手又與都民結束以權井吉為將蕩掃賊屯於南
大門外云云事 江都諸臣尹昉金慶徵李敏求張紳等
本月二十四日成帖狀啓 嬪宮以下皆平安十六日以
前都副元帥尚在山城極為痛駭賊兵三千餘後出來都
元帥與黃海監司送兵敗之于洞仙嶺云云事 慶尚右
兵使閔栐狀啓 率御營軍八千及本道兵馬本月二十
三日已到忠原地板橋云云事 大臣 引見吏曹判書
崔鳴吉請對 上曰今日送人事何以為之昨欲議之而
往在城上終日不來故不得議矣瑬曰送人事已決而昨

日小臣誤事死傷者甚多以此惶恐不敢申 稟 上曰
死者幾人乎曰御營軍二十五人被殺小臣軍官七八人
亦死而池汝海申誠立即臣多年所帶軍官而方爲兵房
者也豈有如此慘惻乎 上曰何以下送平地耶塋曰小
臣處事甚妄再三督進至於松柵則伊賊載卜遁去而左
右兵馬甚速故我軍甚忽之直爲下去奪取牛馬焚其陣
幕臣不能以金鼓出令令元斗杓收軍而不即擧行三令
四令而猶不擧行五令而後始收賊候我軍回立退後迫
戰以致死傷之多而渠軍亦多折損矣 上曰古書亦不
云乎步馬之形其勢懸殊而使之下野者何耶中原之法

守城將出戰者論以死律矣卿何處事如此耶前日曾見
其載卜道去誘引我兵之狀極爲兇惡矣若下野交戰則
我兵之死者豈只二十餘人乎璽曰當初死者三十餘人
矣 上曰使之專力於望月而它處則只有疑兵矣何以
如此處之耶璽曰臣不勝慷慨欲決一戰爲左翼而進兵
右翼則距戰所稍遠而左翼則甚近若發射砲則賊不可
逼而將失節制如是誤事矣 上曰爲言也下進平野而
不設拒馬之資則其敗無足怪也璽曰此臣之罪不勝惶
恐瑞鳳曰舍我天險而爭其長技不亦難乎臣僚之意皆
欲送人以探賊情耳 上曰當送何人乎昨日定送李景

稷與許僴而聞僴之言善為大綱而措語似近吏判所傳聞汗之說則近之而所謂汗當犯天朝時亦不曾入去等說極為迂濶大槩其言善於皮膚而不為小曲折矣鳴吉僴自初言伊賊必不添兵而其言果驗矣 上曰此亦何可知也户判頗明敏與景稷偕往許僴則以軍官帶往可也瑩曰但後日或有許僴事則令以軍官送之未知何如上曰許僴何必送之也景曾啓留都大將捕賊之事仍曰沈器遠只兼都巡察則既不可以統領南道軍兵而此地則不能通外方故無以指揮請除沈器遠都元帥使之統領諸道軍兵何如瑩曰其言是矣請除諸道都元帥統領

四方勤　王兵　上曰依爲之閭軍官之言則都元帥尚
無形影云無乃彼處亦有賊不得進救耶仍　教曰户判
及李景稷招來　上謂蓋國等曰奴中可往人無踰卿等
須卿往来蓋國曰臣等之往有何難乎　上曰人各有所
見以卿等所見當何以言之耶蓋國曰臣之所見已陳於
諸大臣矣臣意此賊雖爲和事必自我得退賊形勢然後
和可許也自我若不得退賊形勢則和終不成矣諸道援
兵已爲齊集留都大將亦多摘賊却賊形勢太半已成若
於此時送人請和則非徒和不成反貽厚國臣之侮以戰
爲主者蓋欲和之必成也昨日新賊而今日送使則渠必

以我為窮蹙而無退去之理矣臣等奉 至尊到此地頭退賊之策一刻爲急而論議各異莫適所從令若送使則城中將卒亦皆解體以爲和事將成而不復有刻勵之氣自 上念哉瑞鳳曰金尚憲所見亦與藎國同矣然伊賊雖有歸心自我不先送使則退歸無名奉 至尊到此地頭解圍之事一刻爲急苟可以脫出者嘗無所不至而人無定見如醉裡人臣等亦不知所爲藎國曰所恐者賊之添兵而今已過期矣援兵四集都城見捷恢復之幾太半已成君臣上下堅定一心期於使賊隻輪不返然後和事可成也 上曰户判所見極是而但在我無可爲之勢何

以為之藎國曰在我之勢旣無朝夕危急而賊之添兵旣
不來湖嶺之軍已屯於 獻陵豈無可為之勢也 上曰
湖嶺之軍屯於 獻陵云耶僉曰夜間應火而體府使之
軍官往見之云矣堅曰麻喜川則今夜不為應火而曉來
擧火於 獻陵想必移陣矣藎國曰今見閔𥘵狀 啓渠
頗精悍而又率御營軍八千左兵使之軍亦為上來云自
此聲勢漸壯矣堅曰南兵使亦為上來云以兵馬跳(挑)戰而
令各陣放砲則一擧而可以鏖戰矣景稷曰沈器遠處分
付事一刻為急 上曰依為之文書幸若見捉於彼則不
可不壯其言辭也因 問景稷曰卿之所見如何曰臣之

所見與廟堂同和之一脉不可絶也堙深謝昨日誤事之罪　上曰兵家勝敗自是常事何用深謝至此乎　江都狀啓入来　上令承旨高拜讀之聞於諸宰　上曰我軍其果移此　獻陵守形勢必不易也景曾曰其間未滿二十里夜間可以踰來矣　上曰繼粮極難堙曰後軍若建營則粮道必不絶也　上曰我軍形勢若稍振則戶判之言甚是矣弘胄曰諸道軍兵已進則戶判之言似得矣　上曰雖然不可不相問明日新正也以歲時安否送人責其不受牛酒仍爲措語似好蓋國曰送人之辱不須言也恐因此而軍情解體也近近聞之必以爲和事將成豈非

不幸哉夫和者各在其國而通好之謂也豈有迫城交戰而可以爲和乎今當士夫之不能避乱爲其所虜者一和字誤之也塗曰軍情解體之説似不然也盖國曰入此危城之中必士卒無生之氣然後可以得全若使士卒有生之心則甚不可也豈可更爲送人以示乞和之態耶 上曰歲時送人則不妨矣景稷曰不獨盖國如是言之年少之人不度事勢議論多如此昨日申成立亦激於此言不計死生經下而死不量事勢務爲高論欲與劇賊爭其長技自古和親豈欲爲而爲哉目今京城已被擾兵四集若欲爲講和此正其時奉 君父於孤城之中而爲此高談者

豈人臣之道理哉瑞鳳曰申砬之激於浮議而死者景
稷之言是也體臣亦不得不動於浮議大將動於浮議則
敗事丁寧今日形勢與提兵出外者不同入城之人皆是
朝廷之人故人各異論浮議日起誠爲可慮　上曰論議
雖多不可用者用之浮薄淺見則不用可也何用動於浮議
耶塗曰臣本庸懶而此爲朝廷所會故論議無定昨日之
戰士夫上往人人皆欲指揮小臣所見淺陋亦不能折衷
矣　上曰何必如此蓋國曰士夫上城之事甚不可也見
一事喧呼聞一令則譏笑使卑情不安此後請禁士夫之
上堞景稷曰大將出師則士夫安敢上堞乎鳴吉曰此誠

排卒最少而昨又失百餘名今不可不更爲分付也埜曰
此事亦非人人所知昨日所亡豈至百餘名之多乎以臣
所見無虛踈處矣鳴吉曰聲援四集若速擊得捷則幸也
兵家之事旣不可恃守堞之卒亦已飢困若不送人則已
若欲送人而因探軍情則何擇於今日明日乎 上曰探
情之說真語助辭也往在山腰何以探形勢蓋國之言似
爲得之我雖忙迫彼不忙迫不能探情徒自取辱也延明
日則是大明日（名）送人一問似爲有擬矣蓋國陳城中軍情
及軍無飢色之狀 上曰飢者則必無而以寒凍爲悶耳
明日當送何人乎埜曰若送一人則當送景稷許僴則以

軍官帶去俟至語重然後出送戶判似可弘胄曰渠出和端則何以答之　上曰何以則可金曰渠若先出和端則可以酬酢也鳴吉以江都状　啓啓曰賊兵二千敗於元帥則不無添兵之擧壐曰不必以此添兵　上曰渠不欲和則雖請無益渠兵添不添不足論也鳴吉曰然則當見王子而定之乎　上曰旣定相見之累云今豈肯入耶蓋國曰凡和者兩國各守封疆不與交兵之謂也到此地頭豈可言和若渠來乞和則猶可許也弘胄曰此賊以立功自效出來云其說似近矣　上曰其說亦究欲誘我也壐曰今日若斂兵不出則恐或示弱請於今日觀兵北門因

收昨日死者之屍 上曰可也明因送人事定為之許許
倜則以軍官帶去使之只察辭語不得為自己言語可也
上曰歲時太豆餉軍事勢難云何以為之景稷曰賜馬內
及盤使之烹食似好而前日亦不能善須或有不得食者
云甚不安也明日則別令均須使無不得食之人可也璽
曰昨日奪取之牛甚肥已給奪來人矣請給價貿之以饋
城卒盡國曰將令不嚴賊陣物取來最為兵家大忌而如
申誠立者為將無任其僨事也璽曰臣之罪也豈誠立之
過乎景曾曰軍士中箭者當初使許啓專治矣今則中箭
者既多而大將不通於許啓故啓親往訪問而不能問見

偕送廣州下人於諸營而不得通名云 此事必屬於禮府
然後可以號令矣 上曰此言如何 瀅曰以小臣從事官
治之似可矣 上曰雖然不如許啓矣景禝曰啓方為備
邊司郎廳以備局下人使喚為當 上曰然藎國曰歲時
作餅餉軍事何以為之 上曰豆粥亦難煑給何望作餅
乎景禝曰若給生豆則渠等可以自熟而食之矣景曾曰
每人各給三合則通計二十七石矣 上曰依為之藎國
曰舂正一日所舂三四石矣 上曰誠為大事城中無閭
閻故如此云耳瀅曰以沈器远為都元帥使之節制諸道
兵馬矣一枝若來使之相發守龍山則似好矣 上曰龍

山倉已焚云景曾曰猶有別營矣瑬曰公忠監司之軍已
到獻陵而諸道之兵鱗次上來矣臣之從事下去三道
者未得入來請令督運軍器軍糧何如渠輩下去時臣以
脫有變故依此舉行之意分付以送耳 上曰所謂從事
誰人下去耶曰公清道則朴遾慶尚道則趙錫胤全羅道
則全克恒矣 上曰然則皆能幹事之人也瑬曰渠若上
來則與御史無異必可督戰矣 上曰卿其出去當送之
入預為裝束趁早出送可也退出景曾 啓曰其人等所
達之言或有未安者矣所謂浮者春間龍胡之來不知某
事輕先請斬此則果為輕發矣今則以和見欺亦非不足

而欲使城中窘迫之士夫又不得爲巷議耶爲將者是當
擇其言而用舍之豈可使防民之口乎城堞上士夫禁往
之說亦甚無謂士夫輩不勝悶迫時往城上以 上意慰
諭且傳援兵聲息以感動士氣此事有何大妨昨日戰騎
士夫輩亦不堪憤抑上城見之則不能三令五申而猝使
下兵收軍之際亦不用旗鼓使人呼入故兵亂而致敗士
夫觀者責其節制之失故如是 啓達欲杜士夫之口不
得出言豈非未安之甚乎 上曰然矣予亦知之故使之
善爲取捨士夫禁往之說則不答矣賊或進迫而士夫先
散則甚爲不可而晝則必無迫城之事士夫往見有何妨

子退出　巳時禮曹判書金尚憲請對　啓曰臣在外伏聞明日送使於奴營云設使與奴不絶往來明日則似非其時故敢　啓　上曰何以言之曰前者以歲時人事送牛酒而見却存問之禮我未嘗廢也昨日之戰我雖少敗渠則以爲大捷若於此時送人則示我之弱而驕彼之心也城中人心皆以爲和事不成今聞送使則必以解體勤王兵聞之亦必沮喪姑待數日則事幾當變待渠自來請和而爲之何如　上曰其言是矣而明日則歲時故欲爲存問耳尚憲曰雖然歲時之禮我已行之矣　上曰李貧男誤爲傳語矣尚憲曰前日旣不受牛酒今又見却則其

虜乇甚姑待事幾之變待渠先請如何　上曰予意亦如
御意前此欲送人而恐見辱不送矣明日則歲時也欲從
在我之道故送人耳尚憲曰若過數日事幾必變此時送
人恐為無益　上曰明日送人非為和事只為歲時存問
而已前者渠來請送人而旣以斥絶今也以歲時為辭則
不為無據矣尚憲曰我雖以歲時為辭渠則必以為欲和
而來矣　上曰渠甚巧狡不無逆料之理然在我道理有
可據矣尚憲曰渠之後援出來之說昨聞閔震翼之言似
為誇張且聞伊賊其矢已窮所帶之外不持軍器云以近
日城中所得之矢計之想其所帶之矢已窮矣　上曰雖

以我國之矢射豈患矢盡乎尙憲曰聞武士之言渠弓則
長而我矢則短渠弦則單我弦則絲故不能通用云矣今
者所爭之言若或傳播則恐外援解體也 上曰然則當
送人各陣使之勿動何妨尙憲曰然則當有此擧而若或
見捉於伏兵則似必有害伏願夜間淸明之時熟思之何
如 上曰當思之尙憲曰李廷吉論賞事 命下矣只賞
廷吉而不及將官則恐賞典不均也 上曰然矣當次次
論賞可也景曾曰依狀 啓陞職乎 上曰廟堂當處之
矣狀啓持來軍官亦爲論賞 上又曰今見江都狀 啓
以江都軍兵出送爲聲援云江都亦非歇地此事如何尙

憲曰臣前日請分付近官軍兵添入防守矣今者並與本府軍而出送其許甚疎也江都之軍設若出來何望以此而得力乎 上曰近官軍士亦令添入可也而狀啓時來人言本府軍出送者幾至千名云甚失計也 命招賫書使問曰戰亡者只此乎曰御營軍外他營則無死亡矣上曰將官死者亦入於戰亡類乎下戰而見殺耶曰以斬退下去見殺矣 上曰給馬糊軍事爲之乎尹判言當給豆太使渠喫食矣趁早分給使之均食可也尚憲曰即見張紳抵其兄維書本府防備倍加嚴飭而但有掣肘之患云臣言於體府則以爲張紳最多幹能且知本府形勢稔

察使雖往不如使紳專掌云矣 上曰若有舉附之患則
甚可慮也 上謂朴潢曰狀啓持來人言江都軍士亦爲
出來云極爲虛踈令還入近官軍兵亦令收入使張紳專
制舟師之事自朝廷不能分付近官軍兵相機添入十分
愼守事分付可也潢曰唯退出 酉時諫院請對大司諫
金槃啓曰臣等伏聞明日當送景禝於奴營云目今事
勢已極若不害於大義而必可以救急則可以爲之也然
而昨日新敗明日送人則只以驕賊情恐或有害也 上
曰明日送人事有依據也後日送之尤無所據 甚不當也
昨日若干軍兵雖死賊情似不必以此而驕矜倘使驕矜

差遲何益命雄　啓曰擧未能洞白而　聖教極當昨日
暫敗有何利害小臣之意非待差待也當初駐　駕之日
莫保朝夕而雖自　聖衷作和修戰以至今日彼賊之情
固不可量而當其避亂來亡之時既不酬酢明日自我而
送人則似爲有害或者皇天悔禍渠若先爲遣使則答之
可也自此先爲送人無乃或害於義理耶入此孤城苟可
以解禍福何事不可爲然而歲時之禮既已行之明日更
送似爲不関　上曰送人事不害於義理不當爭執如此
也賊使先來則非不好也而何可保其先來耶命雄曰臣
等之請未得蒙　允矣但賊使先來雖不可必曰一兩日

間或者先來則所關非輕矣槃曰勤 王兵雖來解圍未易南道之軍若來則或可結陣耶公請監司以白面書生亦爲先登而李義培逗留不進三日留在竹山偃然居世規之後今至十日尚不前進殊無人臣之義圍城中之命令不通請諭鄭世規斬以徇衆以年少驍健者代其任何如 上曰當觀其所爲處之豈可容易行軍法槃曰何時觀其所爲耶李曙爲義培私自分付使之屯於其處云極爲駭愕李曙所當重治而自 上幸不用其言矣都元帥尚在方云君臣之義已絶矣頃者張晚隨到却賊正而猶以爲逗留金自點則縱賊遺君擁兵不進至于今日尚無

形影如此之將不斬何為若不斬此等人則無復逕恢復也

上謂景曾曰今日有旨去人出去乎持曰今當送之江原監司處使僧人持去都元帥處其軍官波自光出去矣且下人等言江原道陣中有砲声云必賊兵往犯也退去

江原監司及江華及都元帥泥器远處索書有旨出送

丁丑正月初一日

上在南漢山城曉上行望闕禮除舞蹈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安答曰知道守堞軍卒處頒賜馬肉及黃豆三合遣金蓋國李景稷如奴陣修歲禮大臣備局

堂上引見 上問曰備邊郎廳來矣其所言如何瑬曰以臣所見賊情似窮矣凡敵國勢窮則無若有虛若實者兵家之例事也今者其言節節無非誇張恐怯之言似無足畏也 上曰諸卿之意何如瑬曰使賊實若屢屢戰勝則豈無持首級誇張之理哉 上曰此則然矣弘胄曰汗之說亦無非誇張之言也瑞鳳曰聞有黃傘紅傘等物亦無非誇張其勢欲使圍城奪氣也若有所獲則豈不持首級擒官員以誇張於我人哉瑬曰聞其云亦已敗露矣瑞鳳曰檢丹之戰我軍必勝而亦已渠勝爲言云以此觀之實狀必虛矣瑬曰上軍登見則其陣亦不多云使汗果來則

軍容豈如是草草哉弘冑曰無非虛張之言也　上曰吏
户判所見何如蓋國曰設使汗泉爲出來亦何能爲哉嶺
南之軍已到露積其兵馬甚盛而賊兵方專向梨峴云當
此援兵四集之日我勢已振尚何足慮哉瑞鳳曰僧人應
聖者言援兵若來則必使進據露積然後聲勢便好云云
故臣等使招應聖來矣墍曰曾因僧人出去約使南兵上
露積以烟氣相應矣　上曰其峰有水且險耶聞賊所言
則皇帝出來等說無非恐喝之言而摠處已露矣頃者二
層之說則似爲兇惡而今日誇張之言則實情似見矣鳴
吉曰臣意則不然自前伊賊每言皇帝必來蓋賊雖稱皇

帝而不尊不重但黃傘之外無異於衆者若以輕慮淺謀
添兵親到亦安保其必無是理也　上曰豈有此理鳴則
吉曰伊賊既已孤軍深入必一者攻城見敗而後方歸在
我形勢若通援兵刻日挾攻則非不幸甚而諸道軍兵各
爲據險不爲前進則來會不易何以爲之　上曰勿爲多
言姑陳此事鳴吉曰然則當送人諭之曰聞汗出來云可
與相約良以爲幸仍爲書入送則渠必情見事窮矣　上
曰何必爲書發我之言爲可畏恐喝之辭不足畏也聞賊
夜半以砲聲相應而不能安頓云有疑懼恇廹必之心也
今雨後和事可成矣聞郞廳之言則渠云使臣不敢請不

敢拒云其意亦要使臣之来也當送景稷依朝者所言而汗来之説所答措辞則卿等更議以送可也端鳳曰魏山寶𡨴入事亦異於前矣 上曰此則捉去之也非𡨴入也然形迹則異前汗若出來則必𡨴入豈有中間還送之理使汗縱甚狂悖寧可来此乎尚噐曰一日再送人事禮何如 上曰此機不可失也尚噐曰聞賊揮手却之云此非拒送耶 上曰此則却山寶也非却使臣也璽曰東城之外賊方来到退去後送人何如（賊張黄紅傘吹打方上望月峯故云云） 上曰我人去時賊必已退矣鳴吉曰今當為書曰自我方送使定奪之際爾兵至爾之所言似非汗之分付故與之相戰矣

今則汗已出來當與親為定奪云云則汗果出來必當見之若不出來必當還送人尚憲曰若信汗來之説而為措辭則終必有不忍之事瑬曰矣何必為知操乎 上曰當若以汗雖出來吾等曾未見面何以信之乎云可也狡奴中間操弄責我以見汗之禮則不可説也瑬曰咸鏡監司亦為上來云本道砲手凡數百馬軍亦且二百若能進來則必為有力矣 上曰申景瑗軍亦必上來矣但我國之軍素不着實渠若要和則當從之瑬曰我軍時無敗處此則良幸 上曰伊賊當初以我軍為必望風奔潰而連日逆戰幸不見敗故有懼心也瑞鳳曰閔震翼言忠清之軍

應募出戰者亦甚多云矣遂退出鳴吉曰頃者自 上親
臨勞軍屢遣近侍曲加慰諭故軍情深以爲感而近來此
擧久廢不行古人尋常頗欠存恤請自光麾意非偶
大將等置之尋常頗欠存恤請自 上更爲親問之擧有
病者指加救療 上曰然故曾送臘藥以救之矣鳴吉曰
被瘡病愈者多言城中亦且被賞而吾屬力戰見傷曾未
蒙 恩云矣瑞鳳曰倭之軍法爲面中箭者有賞云 上
曰中原亦然矣景曾曰力戰者依大將所報各爲施賞矣
尚憲曰日食時刻已近小臣請退救食退出 李景稷入
來張維曰臣之臆料汗來之説似爲虛言而但此奴從前

不爲僞言亦安知其無是理耶　上曰豈有此理若或出來則不足畏也鳴吉曰江都來人言賊從　昌陵來者自朝至食時不絶云其軍未知幾何而洞仙路敗事無乃是耶　上曰必此軍未知景稷曰卿聞山寶之言乎曰聞之矣　上曰觀其不請不拒而稱汗出來者其言似窮卿意以爲如何景稷曰臣意汗來之說似是欲加其層而恐喝我也鳴吉曰然矣臣當初見馬胡則以甚易事言之到今觀之其言易則事其必重也　上謂景稷曰朝旣分付矣待賊下東峯而往見因稱吾曾未見汗汗雖出來何以知之以此爲語如何景稷曰當依　上教而若今見汗臣當

答之云吾等自丁卯以來未嘗與汗約束何必相見云云如何鳴吉曰當示不信之形稱汗無出來之理何以相見汗意則必不如此而汝等圍城至此故吾国有戰云云可也 上曰其言何如弘胄曰然矣但今日何必送人乎鳴吉曰若爲送人明今日不可失也蓋國曰今日方爲始戰臣若入來則賊意何可知也瑞鳳曰意在不好則使臣入去或有恐嚇之事何以爲之景稷曰兵交使在其中豈以爲慮瑞鳳曰使在其中者豈此奴之謂耶 上曰寧有此理弘胄曰旣已歲時相問之禮出去似無拘留之理矣蓋國曰古者亦有其事矣維曰春秋時雖有此事而今則形

勢不同矣但渠既言汗已出來不得任意故遽送山實云
今日使臣既不可直往汗處若往王子處則必與待山實
無異矣鳴吉曰雖然亦好也　上曰在我只修歲時人事
而已雖以待山實者待之無害於義也藎國曰內外諸臣
方竭盡心力此時送人恐不可也　上曰此幾亦不可矣
戶判每為過慮豈有拘留之理鳴吉曰藎國不行則臣請
出往瑞鳳曰此時人臣何可顧身藎國曰非敢顧身恐其
無益也景稷曰許僩老殘難使也當初臣見馬胡時既與
鳴吉同往今亦請與鳴吉偕行　上曰吏判見期已甚不
可使也藎國曰臣於此時非敢顧身豈有在圍城之中遣

使乞和而可以得和乎援兵若聞使价往來則必以爲和
事將成解其體也恐有大害於擊賊也　上曰我國形勢
不可與奴相戰矣鳴吉曰然則半月在圍而諸將曾無一
人出戰者何也以城中人事言之寒日欲送使則以爲賊
必爲我窮蹙雨日亦如之戰小利則驕矜而不送戰不勝
則忌形跡而不送未知何時可以定和耶使臣若往來則
萬無不知之理一番往來亦不可以了其事也蓋国曰何
以曰必和也鳴吉曰孤軍深入安得不和　上曰所以恐
唱者其意欲和也鳴吉曰江都講和時難從之事不止於
此而竟得羈縻矣蓋国曰其時則賊在平山我入海島故

得以講和矣今日事勢則實與不同臣非敢以鳴吉之欲
和爲不可也今日則方爲合戰雖欲講和決不可成盖臣
之意欲往我勢重而爲之耳　上曰何以則勢重耶曰援
兵若来則五萬兵中豈無一精銳鳴吉曰若爲聲勢則可
也以我国之兵何可望其勦滅耶　上曰若使援兵取拡
而後請和則尤不可成也鳴吉詰蓋国曰然則當初何以
欲和而今更爲此言耶蓋国曰其日事勢固如何耶景稷
曰日已暮矣臣當往見仍言曰歲時相問禮也何以不爲答
之耶以此爲措辭何如弘胄曰臣意景稷雖往必與待山
實無異送之不関也蓋国曰既己歲時禮送人則何必送

宰臣於馬胡乎鳴吉曰當言汝等所言與當初汗言不同
故欲與相戰云云可也蓋國曰今若送使則渠等此言前
必加一等 上曰雖然非今日所可制斷姑為往見何妨
蓋國曰今日若問親王子之說則何以答之賊若持久則
不無自退之理而賊守甚堅又無急事此時講和則必不
降層寧非拙耶 上曰豈至如此謀國之道不當若是也
鳴吉曰雖拙不可不和也奉二君於孤城之中勢已到十
分也頭澶淵之事千載之下尚且危之況於今日乎 上
謂蓋國曰卿最為明敏能度人意須與李景稷同往可也
予亦豈不知卿言之是也事有不能然者故不得從耳蓋

國曰此事豈可忍為也勢當自却之賊何用講和　上曰
別無所害姑徃見之蓋國曰然則當及歲時人事渠若言
前事則當荅曰今日則只爲歲時存問而已豈有在圍城
而講和之理乎汝若欲和則當退却而結講云云可乎
上曰不可如是言之渠若先出和字當荅曰汝若欲和則
何如不從微見端緒而已且渠若先發則好矣不然則我
當先發萬脉曰汝之從前欺我者甚多故不得許和矣今
若請可從之事則和也豈難云云可也鳴吉曰日已暮矣
速出去蓋國曰向何処出去乎景稷曰彼既不納山寶則
臣等雖徃亦不必納營也　上曰依其所爲鳴吉曰汗來

之說人皆已爲虜名而臣則不能明知其爲虜若欲擊之
則汗之來不來固不可論也不然則彼每以汗來爲辭恐
前頭有甚難事一番書字恐不可不爲也 上謂汝櫻等
曰卿等何不陳所見耶汝櫻曰渠旣言汗來則不荅之亦
不可也荅之則必責我以待汗之禮此臣所以爲難者也
暉曰臣意汗雖不來別王子則必來也從江都來者言
昌陵路下逢其後軍多有牽橐駞獵狗者云渠國之法必
大將然後持此等物矣蓋國之言非不是矣而目今我國
無擊賊之勢若非降和則終無以却賊矣蓋國言 賊雖登
城可以擊之其言似近矣外援若來則形勢雖好而不可

以近城而若或蹉跌則远近形勢毛必落莫臣意援兵不可使近城也　上曰卿往虜中猶知賊勢以今見之和事可成耶暉曰愚婦之心渠已動矣而此時形勢與當初有異或可以成和矣　上曰當初之言愚弄我也近日之言恐喝我也似是情實矣暉曰渠言所過城守不爲顧見而來者恐一卒之或死云今者爲日已久豈無歸心乎　上曰雖渠豈無端愚婦哉近緣援兵四集故中夜擧火峰峰相應云必有惧心而然也暉曰我國無將帥不能野戰今番之戰不用鼓旗而坐於城内呼曰進兵將帥進兵如是而可以不敗乎人言野戰可捷者亦不足信若或一敗則

士氣亦沮據此城池不如久持之爲得也 上曰外援雖來或有師老之弊或有見拙之患則亦不可爲也當此外援初集之日和正其機時乎狡奴今日似必不荅矣然因此番之則和可成矣 上曰戶判以爲不可成其意如何暉曰戶判在外亦如是言之矣先戰後和其言雖是而兵事不可必或者蹉跌則和亦不易臣之愚意此正其時也汝稷曰我国軍士常敗於望風奔潰今番則其志甚堅矣上曰今番軍卒極爲可嘉聞檢丹之軍亦爲得捷云豈不幸哉暉曰臣曾忝星州牧使詳知其星州處事星州砲手最爲一等若得善將可以有爲矣以不教之將卒不鍊之

兵何可為野戰乎 上曰野戰則不可為也

正月初二日

上在南漢山城 朝大臣備局堂上引見 上曰昨日户
判還之令相議定之矣何以為之瑬曰聞其言蓋於初頭
固不當為一定之言事極痛惋矣然固不可不送人而無
他指語之可以接談者臣意渠既通皇帝出來之由則當
只有問安而已彼必為樫畫地頭之言而今日和事之權
在於彼而不在於我何以為之瑬曰今日之事不須多
談只以短言酬酢問汗之安否而已 上曰大臣之意亦
欲問汗矣但汗來之說果信乎且昨日渠言使臣當送三

人云矣瑞鳳曰小臣曾往相見故渠以大臣知之今日臣當出往而第前日則有所講定故大臣出往矣今日則只問安於汗而已大臣不必往也然必欲使往則臣何敢辭馬弘胄曰汗來之說似不真的今日雖往不問汗之出來只曰汝於今日使之更來故出來云云何如 上曰如此則虛實惟推諉於汗不爲酬酢終必爲虛事而已瑞鳳曰鳴吉欲爲書而書式似難云此語如何 上曰措語何以爲之鳴吉曰當謝前日誤死之罪仍及容罪赦過之意如何 上曰文字則渠必不受矣維曰今日則只當問安而已文字則前頭當有之矣鎏曰彼於初頭雖發難之事後

則似不如如是援兵若連日上來欲恃此為聲勢而講和
矣近來絶無上來者忠監之軍來到　獻陵云而夜間無
應大露積亦無應大矣　上曰露積則應之而檜丹不應
云矣璽曰檜丹形勢非敗處而不爲應太極可掩也　上
曰如移陣也璽曰忠淸監司之軍亦未知住於某處外援
雖來彼勢隔絶無以倚重誠可悶也　上曰渠以汗來而
不敢酬酢云今雖送使當問汗而後可以酬應矣瑞鳳曰
未知渠當幸入汗處耶景稷曰渠若約來待於昨日所見
處矣王子之陣亦不幸入何可率往於汗處也臣意汗雖
不來渠勢既重則汗之來與不來我之見欺與不見欺有

不足論也彼言王子來汗來者皆欲高其言而已惟在我
應備之如何耳 上曰其言極是矣尚憲曰臣意今雖送
人只令問汗不及他說話可也 汗若出來令明當知之矣
上曰其言是矣而渠若推諉而不答何以爲之 維曰渠既
推諉於汗令若不爲直通於汗則亦如昨日而止耳 尚憲
曰渠不復爲前言云勢此酬應何如 上曰昨日至擁黃
傘而登城吾若以爲僞言則似不可也禮判之言亦是矣
嘗問汝不復爲前言云何以爲之云云可也景稷曰嘗言
汝之皇帝雖在瀋陽吾亦尊之不必以來此而加尊云 似
可 上曰其言是矣鳴吉曰嘗言聞皇帝遠來 國王不

勝未安送人問安云何如遣此會稽之恥豈可無屈避之辭乎瑞鳳曰我國動於浮議旣有誤事謝之無妨矣 上曰然尚憲曰今日則汗來之說自我當亦不信之意也鳴吉曰如此則必生大事矣尚憲曰有何大事維曰人情事勢旣言皇帝出來而我不信之則其心當以爲如何耶在我之道內雖不信外當唯唯也鳴吉曰然則當爲請定乎 上曰今日則不必講定問曰汝等欲爲何事當啟問於朝廷而處之云則渠必条条言之此外無他措語也余曰然 上曰若出不測之言何以爲之景稷曰當言汝爲不可從之言誠非欲和之意也云云可也瑩曰然則答以有戰何

如 上曰不必言有戰只言不欲爲和耶云云可也鳴吉
曰如此則更無結語當曰某事可從某事不可從云云而
爭之何如植曰旣稱皇帝出來則必責親見之禮此事將
何以荅之耶若曰自古無兵迫城下而人君出見之理此
則決不可從云云何如鳴吉曰所當固爭者相見一事而
已李植之言是也當言兵臨城下而 國王出見萬無其
理臣民豈可使 國王來見耶云云可也尙憲曰行人往
來必不止今日汗來之說且不的信則只當存問而已何
必爲長言酬酢乎璧曰縱使有難從之事若有遽絶於今
日則似爲齟齬不可不置餘地也 上曰遽絶則不可雖

有恐劫之言姑置餘地可也瑞鳳曰然則當與誰共 上曰
與前往者同往可也國事危急矣渠若必在劫和則當善
爲周旋然後 宗社可保十分慎之瑞鳳曰小臣短於口
辯當此大事誠極爲悶而前既往來今當試去 上曰凡
問答之際必須相議無爲失言瑞鳳曰到彼相議有極難
也 上曰渠必先出相會講定之言卿等之意以爲如何
僉曰必有此言矣差人往來事亦何以答之景稷曰此則
自渠已定相見之界彼差雖來不必入城 上曰此則有
執言之地矣鳴吉曰范蠡大夫種有如許大志而爲其主
以悲辞苦語動敵極悪今日之事恐不當直作日後差定

復雪不難安知此為臥薪嘗胆之資乎尙憲曰與其時不
同汗來之説旣不可信則何必為越王之事乎維曰從不
為句踐之事言辭則不可不遜順也　上曰弱國之於強
國言辭溫恭何可問也維曰交際相敬禮亦宜然　上曰
不必他言遜其言語曰聞汗來不勝未安送人以候云云
可也又曰相會之説旣已講定矣此外如出凶悖之言何
以荅之至凶之言有二件矣瑞鳳曰所謂二件指何事耶
藎國曰　殿下出見之事　東宮入送之事也　上曰東
宮之説渠亦不言矣鳴吉曰然則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植曰名分則渠旣以兄弟稱之不必爭也瑞鳳更請二件

為何事 上曰相會與名分也彼若言之當答以回報朝廷而仍言此則决非可從之事此意亦不欲為和云云如何壑曰當答以我雖危迫决不可從也嘗故語朝廷云云如何 上曰歸語朝廷一款不可不為也他事不關而二事為最重矣既已講定出去相議諸臣將出 上曰嘗言戒意汝無不知之理而猶發此言汝意亦不欲云云可也且語多則不精而必有失言務為要約可也尹判以下去人之志如何此措語無傷藎國曰臣意亦以為無傷然非今日所可决定當以歸語朝廷之意答之而已鳴吉曰令日之事甚重而相臣口才不及藎國請辭令則令藎國為

之植曰三人皆可言何必使盡國專之乎 上曰語言須
善思爲之務爲簡約毋令見錯諸臣退出後鳴吉進曰此
事傾成不可必也此外惟有不量強弱一者決戰而已爲
知皇天或者助我耶城中人心必已動矣不可不開諭
上曰何以爲之李植曰備局公事每見詆毁之狀及軍士
怨苦之情請拾御史將 上意慰諭軍卒且請造布帳以
爲禦矢之資且諭拾石以防犯城之患鳴吉請使善言者
更爲開諭別樣動且諭賊犯城下則必有克之勢鼓必如
何植曰汗若來則必一犯而後已也 上曰汗來之說似
虛也御史開諭之說似好矣景曾備邊司詆毁之曰說果

有之大提學吏判皆在此矣近來竊見人人無不聚議至
於房窄而不能容至若士夫奴子拾石之事不過一隷令
之間而以鳴吉之地位亦不能行隷令安得無毁乎鳴吉
曰臣病未登堞使洪柱一看檢其事則以爲多拾矣頃於
廵城時往見則所拾皆體小不可用矣臣意堂上以下皆
守堞矣嘉善以上則皆是宰臣也且 王子君則宰奴亦
多請自 上招老病宰臣作爲名隷令各出奴子拾石聚
堞示以同死一城之意如何植曰宰相之奴或爲眷正或
爲守堞無暇拾石也聞守令下人無粮故多逃去云請令
守令下人及士夫代奴守堞拾石何如 上命招京畿監

司景曾曰到此地頭不可不廣詢長策故特許人人請對
今者不關之人亦且請對如鍼醫李亨翼亦敢請對云矣
上曰此時何可擇人使之入來京畿監司李溟入來 上
曰前日所拾石之甚少且體小不用云何以如此對曰前
日令士大夫奴子拾之而臣於其時不得專一分幹石軍
及蒭人三積之事且以捴戎之令爲城堞如筭之令又爲
城外刈草之事而使喚之人元數不多只有三四十人故
雖令拾之而不能專一以致如此矣 上曰此事甚重若
然則何不即地耶各官下人粮絶者自家官可以給料而
使喚也溟曰近日自戶曹分給皮雜穀矣小臣受 命於

入城之後若無所率而東西分走俞命曾所守處亦以無軍之故夜則以各官下人添守此屬當初只為守令所帶故不知為役而令以役事甚重故或有逃亾者矣　上曰所食不足則無令力役言于户曹準給其料南擊臺望月峯最為緊地為先差定差負聚石可也溟曰戰亾軍亦令此輩收歛故不能專一矣　上曰必大石然後可用矣小石則無用矣速為出去南擊臺望月峯聚石後　啓聞可也景曾曰各官下人為役甚苦此中有上番軍士除拾助役何如　上曰兵判　命招溟陳馬草已絶司僕馬無飼養之路　兵判入来　上曰防緊處無加拾石何以為之

聖求曰當以士夫奴子拾之　上曰承旨言上番軍士可
以助力而往守城堞則似爲難便若能使士夫奴子則與
龜伯相議並各官下人同力聚大石能使景曾曰上番軍
士亦有不爲上堞者矣聖求曰此輩亦無暇矣然當令同
力拾聚也㴐曰管餉使所使僧人除出使喚如何　上曰
僧人則春正甚急不可使也贼臀李亨翼進　啓請斬王
和者以激士氣請斬逗留者以懲後君之罪君臣父子背
城一戰同死　社稷則　元孫大君方在江都或有恢復
之望不然則滿城士大夫父母妻子並爲和字所誤被污
辱無有紀極人懷憤毒無不欲死自期不此之思而與奴

講和則 殿下縱得還都將何面目以見臣等乎西路將
官之以賊遺君者亦無非和字誤之矣 上曰爾言善矣
爾之慷慨矣予當思之洪瑞鳳金藎國李景曾往出虜陣
受汗書而還大臣備局堂上引見 上問使臣曰卿等出
去何以言之耶瑞鳳曰臣以 榻前定奪之意措辭以言
曰聞皇帝冒風雪遠到十年兄弟之義不無思慮故別遣
俺等來耳渠荅曰 國王其亦勞止 上曰何人傳之耶
曰馬夫大將命以去而龍骨大來報矣藎國曰渠持我國
有旨及文書來令臣等見之矣景稷曰小臣曾往以待良
久馬夫大來見言昨日所言已傳於王達於皇帝云且問

此外更無可言之事乎左相答曰我國生靈賴以和好十
年無事而今也不幸致有此變若尋前約豈不多幸云則
答曰當以此意達於王矣已而龍胡出來傳給汗書自稱
大臣矣瑞鳳曰臣前言日則汝爲不可從之請故朝廷忿
激非惟不從欲並我而罪之矣今若爲可從之言則當歸
稟於朝廷云則答曰此後則不復請某某事不須更言因
指 有旨及戶曹文字示之臣曰吾君本情和好之外更
無他心而吾等爲愚妄之言輾轉至此輒悔莫及然此事
實非吾 君本情不當督過至此也但不能揮斥忘設此
則吾 君之失也因提育爲誓則答曰此後無可爲之事

矣景稷曰渠云此　有旨有欲雪十年之和好之耻之語未知所耻者何事當見汝雪之也臣答曰往年龍將之待我甚薄故不得不戒飭邊鄙寧有他意而云云也龍胡遷怒曰你自前分米時待我甚薄云所謂分米事臣忘未記得而大槩前　日與故相臣李廷龜待渠時亦有怫其意者故怨之矣瑞鳳曰汗之所陣處軍兵似多不至甚盛酋長若來則必有儀物而亦未見焉　上曰龍骨大更有何言景稷曰此外更無他言但馬胡初來時臣言皇帝者必度量甚大與天地同若以小國差失而親自遠臨則豈天子度量耶馬胡答曰此非吾所當答當問于皇帝可也　上

曰其言善爲之矣大槩其辭色幾許獰惡耶景稷曰或笑或言不可爲狀而似無相好之意矣汗書中必有不測之言臣等非不知之而亦不可不覺又難於拆見持到門外始爲開見啟死無地矣　上曰夷狄之言本來如此何足與較大槩今日處置何以爲之瑞鳳曰渠敢招諭爲則似不當答而漢時亦答冒頓之書今日復書在所不已　上曰渠亦欲要復書故末端有明告不妨之語矣溟曰主辱臣死分內事也緣臣等無狀致　君父此辱臣等不欲苟生　上曰被圍受困至此文書乃其怕言大槩回答將何以爲之耶各陳所懷弘胄曰見其文書有不忍看而回

答一事似不當已也　上曰諸臣之意如何蓋国宰曰臣奉　命以往受其文字非不想其有凶悖之言而不能折見到城上始爲開見肝腸如割寧欲一死臣等奉使無狀致有此辱外更無容他說瑞鳳曰遜辭謝過雖似此無益而渠既爲書則不可不復也尚憲曰雖爲復書不足以解怒既稱皇帝出来則終必有難從之事我國雖弱不可以强弱論成敗也　聖上既無得罪於天者臣意必須頒布其書使三軍之士一心齊憤則安知賊兵或者自戢耶維曰渠既爲書說盡平生忿怒觀其情狀必無所不至而後已也已往朝廷誤事似至於此到此地頭更無謀策也

曰其言善為之矣大槩其辭色幾許猝悪耶景稷曰或笑
或言不可為狀而似無相好之意矣汗書中必有不測之
言臣等非不知之而亦不可不從又難於拆見持到門外
始為開見欲死無地矣 上曰夷狄之言本來如此何足
與較大槩今日處置何以為之瑞鳳曰渠酷招諭爲則似
不當答而漢時亦答冒頓之書今日復書在所不已 上
曰渠亦欲要復書故末端有明告不妨之語矣瑬曰主辱
臣死分內事也緣臣等無狀致 君父此辱臣等不欲苟
生 上曰被圍從困至此[此]文書乃其怕言大槩回答將
何以為之耶各陳所懷弘冑曰見其文書有不忍看而回

答一事似不當已也 上曰諸臣之意如何蓋国宰曰臣
奉命以往受其文字非不想其有凶悖之言而不能拆
見到城上始為開見肝腸如割寧欲一死臣等奉使無狀
致有此辱外更無容他說瑞鳳曰遜辭謝過雖似此無益
而渠既為書則不可不復也尚憲曰雖為復書不足以解
怒既稱皇帝出來則終必有難從之事我國雖弱不可以
強弱論成敗也 聖上既無得罪於天者臣意必須頒布
其書使三軍之士一心齊憤則安知賊兵或者自戢耶維
曰渠既為書說盡平生忿怒觀其情狀必無所不至而後
已也已往朝廷誤事似至於此到此地頭更無謀策也

上曰雖然豈可以無謀而束手乎維曰一番文書荅之不難且書中亦有可荅者矣前日每以爲恐喝之言今見此其書意必欲紓積忿深怒而後已也 上曰予意之渠生怒如彼者或不無意也且渠今回荅亦可見其志予意則與卿等所見不同矣渠若終懷不善之心則只當數罪而已豈止如許云云耶丁卯之年爲數罪之語矣此亦後若善處則似有可爲之逕也鳴吉曰臣自初知有如此事故中矣 上曰丁卯以前戒無一誤事而數罪極多今番則自戒誤處甚言之如此何足怪也鳴吉曰夛其豈可以此坐以待亡但比之丁卯必不易矣量吾之力可戰則戰

不可戰則當爲彌縫豈可不報乎　上曰不可不報也渠之使荅者亦有餘地矣尚慮更陳不可報之意鳴吉曰國必亡矣汗已出來國必亡矣塗曰何爲是言耶　上曰不亡之事何以易言耶瑞鳳曰天道不錯豈可終亡　上曰豈可如彼言之亦豈可如是言之其中當有周旋之事人謀或臧則可以爲之矣鳴吉曰何以則可爲也在我言辱是可汙也瑞鳳曰誤事則謝之可也塗曰當初不與夷狄爲和則可也旣與之和則當以誠信待之而一心每有痛憤底意思故誠信不孚　有旨至於被拒豈非不幸之甚哉汝櫻曰我國之事常患於遲緩不可不速明日回報也

上曰守城事別令固城面報則不可不為也尚憲曰書式不亦難乎維曰冒頭則書極其悖嫚皆不忍見不忍聞之事也當時謀臣猛將實非今日之比而猶且以遜辭答之盖與犬羊無相較之義也一邊為書其接待之道一邊防備以為固守之計豈非帝王待夷狄之道乎我國每事必失其機此書則不可不答也 上曰當此危急之秋非謀避人言之時也上關 宗社之存亡下係臣民之死生各極精思極救患難可也不可徒事高談瑞鳳曰仍用兄弟字如何鳴吉曰渠既加招諭字我用弟字其肯受之乎提兵近來者豈無意乎 上曰其意有在我國存亡在此一

者若能善爲則或可免也不爲善爲則有難者事矣塈曰
當此之時豈可顧名而謀國乎　上曰禮判亦勿如是孰
患之可也何可以一切患之耶尚憲曰臣當此地頭何敢
有言但非朝者　聖慮已定而今遷其言不足而解怒故
臣敢云云耳　上曰朝者予其言名分事耶只使回報朝
廷而講定云云矣仍曰此機若善爲周旋則可也如其不
然則存亡決矣塈曰天道豈如是乎　上曰天雖定之亦隨
人謀也尚憲曰臣意渠之所欲必不止此　上曰雖然渠
之所欲已定且以文書見之則欲使回報矣予之所見如
是塈曰然矣聖求曰書式請明朝更議之爲　上曰可也

聖求曰請令金尚憲崔鳴吉李植各製擇用如何 上曰
依爲之仍曰其恐刼之言必無所不至矣瑞鳳曰書面如
彼之後何事不爲 上令史官持汗書傳給製答人景曾
曰書式雖用國號稱皇帝令則初發書也且前日已天仍
用帝字如何 上曰前日亦不用帝字矣景曾曰然則措
語何以爲之 上曰承旨所見何如曰小臣迷甚何以知
之省其文書誠極痛心而渠既得勢至此方與抗敵書辭
如彼無足怪也有何顧憚而不盡其言也 上曰辱雖如
此亦非不當爲之事也景曾曰以其文書非如許大怒之
言也退出

汗書

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招諭 朝鮮國王我國先年征
兀良哈時爾國起兵邀擊後又協助明朝荼毒我國然後
念隣好竟不介意及得遼地爾復招納吾民而獻之明朝
朕赫斯怒丁卯年興師伐爾者以此曹亦恃強凌弱無故
而興師者乎適來何故反誘爾邊臣有不得權詐羈縻今
以正義斷決御其曉列邑使忠義之士各效策略勇敢諭
之人自願從征等語今朕親統大兵來征爾何不令智謀
者效策勇敢者從征而身當一戰哉朕既不恃強大憂不
相犯爾以弱小之國反擾我邊境採蔘圍獵者何故朕有

逃民爾輒納而獻之明朝及明朝之孔耿二將來歸朕兵至彼應接爾兵放礮截戰者何故是弄兵之端又啓於爾國也朕之弟侄諸王致書於爾爾竟拒而不納彼乃大元皇帝之後何不如爾大元時爾朝鮮納貢不絶今日自高如是耶其不納來書者爾之昏暗驕傲至此極矣爾朝鮮與遼金元三朝年年奉貢世世稱臣自古以來曾有不北面事人而得任其自便者乎

丁丑正月初三日

上在南漢山城 御營廳 啓曰臣許完才拙卒受重任將不知兵兵不知將且無親信部曲一軍大小施措所賴

而支過者只恃提調臣李曙也公私不幸病疾不起此間悶迫之情盡陳於 君父之前則恐致軍情之動搖心腐氣瘵欲言而還黙者也本廳把守處城堞甚濶軍兵不足無路推移換易卒不休息且別將申誠立兼以柳光春病老他無錢怨可使武將尤極悶慮羽林將朴深申誠立代別將 啓下之意惶恐敢 啓傳曰依 啓傳于李景曾曰完豊府院君李曙為國盡忠乎嘗嘉納大功未報奄卒于此言念忠良無任慟悼其令該曹及京畿監司盡心歛葬勿爲怠忽又令該曹追 贈假注書李晳病代柳溶朝大臣備局堂上請 對遲曰今者巢書以來當以此取捨

而定書式後措語似異矣 上曰書式何以爲之耶瑞鳳
曰舉措極重請會二品以上各收意見但如是則事幾差
遲而莫重大事不敢不稟 瑬曰此事極重人有所見不
敢顯發當此急急之時他事不暇顧臣則只以奉 聖上
脫重圍爲急蓋 國家存然後名分可議也 國亡則將
何以議名分乎今日此事臣請擔當不避爲天下罪人耳
仍泣曰小臣頑逹素無識見然若以一身當之而議則名
分所在亦豈全昧到此地頭更無他人固知 聖意出不
如此而臣爲臣不忠敢發此言 上曰不能早死見此困
拯之事仍泣下久之曰諸卿之意何如弘冑曰國事同知

彼爲但令答書則只稱太清皇帝似可矣瑞鳳曰到此地頭使 君父得保則臣子道理此外無他如是而有則固不可必也在我之道當可極盡渠亦舉遼金元故事而言今日之事非我國初啓之也請從故事 上曰當此危急之時不可爲平時規矩可不可間各盡所懷藎國曰所不可者自 上親接一事而已此外何事不可爲乎鳴吉曰臣意則與領左相同昨已畢達矣維曰當此罔極之秋而爲後禍之計誰敢有辭但所聞者忍辱之後同歸於禍也 上曰予意渠志必在吞滅則 有旨文書不必贍送一片孤城屠殺何難而書送文書以置餘地耶維曰若能萬一

得脫則他事何可論也然姑為待罪之書而節目則親觀

為之如何　上曰彼言有所見先為遜辭後為講定如何

堙蓋國曰然則必不捧書而乇為絕悖之言只以誤事而

已　上曰昨日文書封送耶景稷曰堅封三累矣臣意完

彼之賊先為文書者欲觀我之書式也他事不敢講之言

亦足以見其意也　上曰右相張維之言是則是矣但却

而不受則恐有難矣聖求曰臣在外議得與大臣同而但

伊賊得此文書播示援兵則誤事可慮今姑為書以謝某

条送人於援兵使之勿信何如堙曰意則好矣但近來出

厺者絕不復還如是而或為見捉則禍乇罔測矣植曰自

古屈己事夷狄者莫如宋高宗而遣金書但曰若還二帝及河南两地則當極盡事之云云不爲輕加尊號則今日之徑先自辱不亦誤乎前日文書有與奴賊不俱生之言彼必見之而不爲擧說只將　有旨中說話。爲辭而者盖只欲紓憤憾之氣也先爲謝過後爲講定乃故事也無端徑屈則彼豈不加一層耶維曰今日則只當謝過而渠若激怒則更爲議之可也藎國曰只論書式中大請國皇帝一欵也維曰大請皇帝字何可不書耶吾之所執盖爲稱臣一款也漢光武擒公孫述而歸也以其皇帝故光武亦稱皇帝之說不當問也鳴吉曰若下臣字降皇帝之非和

也　上曰景稷所謂書式亦指此也曰然　上曰寬溫仁
聖字亦書之何妨結末以若開自新之路則當云云之意
及之可也製書中誰書爲優維曰倉卒措草不能琢磨請
令大臣修改景稷曰外則擾甚使大臣坐於政院只卒製
書人而修改何如　上曰依爲之書式則依此結末當及
其意嗚吉曰當及事大等語　上曰不必言此只言當以
誠意待之云云如何嗚吉曰當曰請依遼金元故事何如
維曰不必擧此也汝稷曰當極盡待之云云何如則曰初
頭言朝鮮國王帛奉書于云云何如瑞鳳曰上書字宰相
處亦用之有何妨乎如是而或可得和則誠爲幸甚不遂

則無如之何矣瑬曰答書只稱謝意勿爲逐条何如景稷
曰李植之製似好矣鳴吉曰十王子處亦爲送書何如瑞
鳳曰旣送於汗不必更送於十王也　上曰答書當泛謝
耶逐条謝之耶鳴吉曰若爲謝過則當逐謝条之直爲哀
乞則措辭似異何以爲之耶上曰全不論難則似無據矣
瑬瑞鳳曰賊最怒者　有旨也當曰小邦每事各有司
凡干之事不能盡察若是上命則印跡可考云云何如
上曰意在絶和則豈送朴簹云云何如景稷曰朴簹入送
事臣曾言於龍馬矣張言皇帝之命云云何不施行乎臣
答曰以講定事曾送使臣而使臣不能進稟於軍前此則

使臣之罪也非國王之罪也渠荅云使臣若率王子大臣
則可也渠獨進态皇帝非皇帝汝反為皇帝云云矣 上
曰然則其言亦無益矣藎國曰當初王子 東宮之請皆
詐也其時大兵未至而形勢若弱故以此言啗我今日則
所謂皇帝者已為出似無自外成約以退之理自来 上
更加深皇曉諭三軍擊破一面馳向嶺南以避之可也唑
此城雖欲奉表稱臣亦不可得也 上曰卿之所見是矣
而聞此重圍不亦難乎且其皇帝出来之說亦何可信耶
藎國曰豈有難事中原則渠有忌憚故不敢态也我国則
數千騎足以橫行何憚而不来乎雖但使十王出来亦必

要相見況所謂皇帝者則豈有不要相見之理乎 上曰
汗来之説必是偽言也藎國曰出来不虚矣 上曰汗若
出来則其軍豈若是小哉藎國曰我國無所忌憚故只率
其手下精兵而出来矣此後亦恐有鱗次而出来也退出
辰時大臣備局堂上引見 上覽畢答書曰似好矣有可
書紙地乎瑬曰有之 上曰有書寫者乎乎有之矣 上
曰當問使覽之曰語如何景稷曰改抹之後臣未及見矣
上招草使覽之曰今日則不必送大臣乎瑬曰不送大臣
則其事不重矣 上曰當如是耶昨日以文書事招備局
而遲緩不来者何耶常則難可長在也在此圍中時

莫大文書此何等時而乃如平日擧動耶瑞鳳曰老病昏
謬又疎於語今則雖往恐難堪也 上曰已言日爲文書
何必爲言語渠若有所問當答曰所言已盡於文書云云
可也仍 命勘定文書未盡處金槃請對 啓曰今日答
書宗出於不得已而似聞措語過爲卑屈云存亡不係於
措語之卑屈不須過爲引咎之言何如 上曰古者堂堂
之國尚亦如是矣仍問曰措語於大臣之意如何鳴吉曰
似無傷也鎏曰似好矣仍更勘定文書景稷曰今日小臣
當往乎 上曰今日則只傳文書而已大臣不必出往而
領相以爲不可不往此言 如何景稷曰臣意亦然曾於問

安使之往渠問何以只送二人耶貽日傳渠書時亦送其
大臣龍骨大杞青古以此見之大臣不可不往也瀅曰不是
難事大臣何可不往乎瑞鳳曰以臣所見雖曰夷狄君長
来則必不如彼矣景稷曰亦如是言之矣 上曰予意亦
以為必不来也景稷曰亦如是言之入犯亦不去而称去
云矣 上曰汗若不来則令番當定此衆關甚重也此奴
雖無威儀不知如許設着落必給印以送也植曰印其印
跡卽羅德憲持来文字所踏也豈給印送之耶景稷曰臣
意渠必以我書為答渠之書而不為更答也瀅曰此事諸
道兵若来則可以助勢矣 上曰完豈以盡心國事之人

奄不起疾國家不幸一至於此哉鎏曰其病素篤而耐病坐堞何可救也　上曰此人最善察任而不能起疾入此城中歛棺亦不得成様寧有如此慘怛乎倉卒隨　駕附身之外更無餘衣云矣仍泣下沾袖鎏曰壽夭長短各有命焉請勿深悲　上曰其平日雖病耳聾而不知甚聾得病之後更不起動云痛疾之人不可恃如此也鎏曰今日出征事傳令各營矣姑停何如　上曰依為之端鳳曰山臣請退治行退出右相以病重退伏不能起　命待罪　上曰予之所言蓋為無病者也卿勿待罪退出　督戰御史李時楷復命　上曰何遲也曰鑿城議于則大將以為

當只鑿甕城之外而今者鑿之似為疲弱故欲姑置之耳
仍獻中箭軍士名錄単子 上曰給承旨使之随賞給木
匹可也且其処既窄而且不關重則勿鑿可也時楷曰守
卒病者甚多聞兵曹有遊軍云請得二三十名 上曰報
體府

答請國書

朝鮮國王謹上書于大請国寛温仁聖皇帝小邦獲戾大
国自速兵禍棲身孤城危迫朝夕思欲專使奉書導達衷
悃而兵戈阻絶無路自通昨聞皇帝臨曁僻陋疑信將半
喜恐交至玆蒙大國不忘舊盟明賜誨責俾自知罪此正

小邦心事將伸之秋也何幸小邦自丁卯何幸結好以来十餘年間情好之篤禮節之恭不但大國所知實是皇天所監而惟是昏謬之甚事多不察如邊民採參及孔耿時事雖非小邦本情未免積城疑阻而蒙大國輒加寬恕小邦固已久在洪度中至於上年春間事小邦誠有不得辭罪者亦緣小邦臣民識見淺隘膠守名義終致使臣發怒徑去而跟行之人皆以大兵將至恐之小邦君臣不免過慮申飭邊臣而詞臣撰文語多乖剌未免觸犯大國之怒其敢曰事出羣臣而非我所知乎至於擒擊使臣之言寔我所無之事豈料以大國明恕猶不能無疑於此也 皇

明是我父子之國而前後大国兵馬之入關也小邦未嘗
以一鏃相向無非以兄弟盟好為重也謀害之言奚為而
至哉然此亦出於(小邦)誠信未孚見疑大國而然也尚誰尤哉
且馬將自言以好意而来故小邦信之不疑豈料終至於
此乎夫往日之事小邦已知罪矣有罪而伐之罪知而恕
之此大国之所以體天心容萬物者也如蒙念丁卯誓天
之約恤小邦生靈之命容令小邦改圖自誰(新)則小邦之洗
心從事自今日始矣若大国不肎加恕必欲窮其兵力小
邦理窮勢盡以死自期而已敢陳肝膵恭俟指教 崇禎
十年正月初三日 踏為政以德之寳

司憲府請大劉司憲金壽賢掌令李厚源持平林墰壽賢啓曰伏聞今日答賊書云書式何以爲之若爲遜辭則必每〻加層何以終之耶事已罔極誰不知其出於不得已也但恐賊情方驕輒加一層則豈不尤爲罔極 上曰渠旣使回報當爲答書以觀其情耳厚源曰若有圖存之路則何事不可爲但彼旣爲僞汗而送招詔諭文字如此之後更加一層使之出迎則決不可從不從之後此事皆爲虛事到此地頭寧無得正而斃 君死於社稷臣死於君亦何憾乎 上曰予亦如是思之而上慮 宗社下念父兄百官許多臣民皆入一城若 宗社覆亡臣民魚肉則事

有不忍言者故姑為此書以探其意到此地頭只恨不能
早死也壽賢曰使　國事至此者皆臣民之罪也　上曰
豈但臣民之罪哉凡人計慮有淺有深為君上者財擇則
善矣而緣予昏迷不能善擇以至於此誰怨誰尤平日予
甚薄劣入此圍城已過二十日而未聞外方一人推鋒爭
死者宗緣予前日行事無狀之致也尚復奈何予見臣僚
不覺哽塞仍　泣下霑襟壽賢曰自　上動念如此縱不
能滅賊回　鑾若開一路則幸矣外援尚一人無來戰二
百年休養豈意竟至於此乎　上曰老病之人從我入此
尤為未安年少之人亦且從我不知其父母之存沒每一

相對不覺哽塞壽賢曰自　上軫念如此孰不感動亦奚暇念及於父母哉今番書辭只當謝我誤處更責其先為渝盟何如　上曰夷狄不可以義理感悟也壇曰措語太重更無餘地矣　上曰以堂大漢堂安坐其國而尚為遜辭到此地頭不遜何為渠之答不答間可知其情矣壇曰措語不可不改也　上曰稱汗皇帝之外更無他事矣壇曰上書之上字極尊　上曰上字通用於閭閻長者之言別不重也年少者不能經事故不知我國之事勢謂城卒將保勇敢謂外援朝夕突陣目今城卒長立二十日其氣已盡雖忠臣義士氣衰則無以有為外禍不足言內憂何

不念耶壽賢曰 上教至此每思滿城軍卒未嘗不肝膈
若裂也 上曰誠可以保 宗社全臣民則雖會稽之恥
亦可為之而恐其難成也墠曰書辭則不嘗遜屈也 上
曰不為遜屈則彼豈受去耶凡事當量力而為之如此之
後則雖虛言亦將不得發也予大綱到此則和亦難成固
知其。虛事為或意汗若不來而假稱以脅則或有萬一之
望故欲善為周旋耳使汗果來則其志甚惡徒為虛事矣
但汗若親到則必有異事而與容儀物別無異者云若或
虛語則 宗社生靈庶或有保全之望未知予所見之是
否也退出 黃一皓林墠請對以城上所望賊陣形勢及

被虜人之言一皓 啓曰小臣筋力若或可達則請得尙
方劒哀痛 教哀痛教則曉諭忠義之士以尙方劒斬逗
留不進者矣此時不進。論以大逆未爲不可則當初募送
僧人者宗臣之謀今亦豈無忠臣義士復有如閔震翼者
乎天生忠義固不待激勸而彪悍武夫非賞則不勸臣意
以閔震翼除忠請兵使斬義培而代領其衆何如近來士
夫以子稍稍入來而臣僚則無一人至者寧以士夫而不
如厮養乎臣願速死結草以愧今日之人臣也 上曰天
心悔禍而我兵盡力則此賊或可使之而何可望也 上
謂承旨曰今日壯啓持來人論賞乎此後持來者即爲重

賞可也景曾曰唯退出　洪瑞鳳金蓋國李景稷出往勇
陣傳　國書而囬有　引見瑞鳳　啓曰臣傳給文書渠
問書中大旨臣暫言之則即爲捧去而出來後別不言書
式等事只言自中有左衛右衛左衛先来而右衛未及来
且諸王子及蒙古皆同議出來方到昌城當來其來定奪
云似若無意於和而延時引月使我懈怠也前者江華之
講和也不待汗來而定奪矣今日延拖者必是瞞我之言
也景稷曰前則龍骨大馬夫大把青古出來而今則龍骨
大馬夫大獨爲出來手持一書曰此義州府尹狀啓也瑞
鳳析見則云奴賊已到柳田先鋒不知其數云云事也渠

言吾豈爲奴而亦何嘗爲賊耶瑞鳳答曰此則邊臣不知
而然也渠云邊臣豈知大臣基臺諫之意耶然則　有旨
亦何云云耶臣答曰兩國通好之時有此文字乎龍曰李
侍郞勿言云云矣瑞鳳曰小臣言　有旨亦有司之所爲
主上則不知渠猶不信臣言前事　主上旣已謝過矣當
自今日務爲誠信龍胡笑云吾亦當如是也觀其氣色似
是延待也景稷曰渠言本國援兵三處而來二陣則已擊
之一陣則未擊賞侯畢擊而還云無非誇張之言且義州
狀　啓內不知其艱之言心實喜之矣　上曰然則其言
待王子者欲爭待之言乎瑞鳳曰渠言江南則極待而我

則薄待故欲觀所爲而出來云景稷曰臣言皇帝若來則
何不獨斷而必待諸王子乎云則渠不答之矣蓋國曰昌
城分諸之說尤似無據瑞鳳曰書式及書中之言則不爲
分路似必中其意矣蓋國曰撥兵等說似是渠勢弱故誇
張之言也　上曰然則其志不在和好則欲乃爲恐切之
言也二者之外更無他意卿等之意計將安出金曰彼若
於今明答書則似爲恐切之言不然則必延拖之言也蓋
國曰所以延拖者欲我不修所爲之事而緩其防禦也景
稷曰渠言此國之人在者勿傷去者及持弓矢者殺之故
傷害者絶無而都城勢火必此國之人焚之也臣答云豈

有此理云則渠甚發明矣 上曰此等語勿信也其計欲
擄掠如丁卯年耳今日早往乎曰臣等早往而往復甚遲
蓋往于大陣而來復矣瑞鳳曰所謂大陣亦不盛壯矣藎
國曰今日亦爲松柵遮之蓋以臣等數往見之故欲爲蔽
之也布帳防禦亦立於滿月介所在處似是恐夜擊之患
也景稷曰若得敢死士數十人可以鏖之而我國無人可
嘆瑞鳳曰渠言馬軍一萬上來處曾爲擊破云我國無馬
軍一萬上來處矣 上曰此則渠不見我軍來處之言也
藎國曰此地人往見檢丹山胡陣處則流血甚多我陣處
則乾淨無人死處云想胡退之後我軍恐懼移陣合勢也

上曰何人見而言之耶都元帥軍官見其潰散而來云矣瑞鳳曰地地人往見而來其陣處有鳥銃一箇枝之而來云想權井吉與後營合陣也都元帥金自點之便令始交鋒聞軍官之言則其軍亦為輕賊云 想自點則以伊賊往來其処故不得進也柳琳申景瑗之軍元帥再招而不來云極為駭痛 上曰其軍官對予則不及其言矣今日賊勢如何不能見解耶景禛不能知也 藎國曰書中若有不愜者則必為言之而終不為一言者似是緩我也不然則必直言其不可從之事也 瑞鳳曰臣來言於備局則諸臣亦未料測以為意在延引矣誘脅不問之說欲其擊破援

兵者皆以內不足而誇大之言未知其實狀如何也景稷曰陣中吹烟亦不多其奴本不多食一炊而再三食故如此耶亦爲可怪　上曰其數必不多矣退出景稷　啓曰今日中砲者死必是賊將也　上曰何人言之耶景稷曰兵曹正郞洪柱一親見之有三胡立於一處而一着黃衣一着紅衣一着黑衣而方設席於紅衣者坐處申景禛令玄字銃三胡一時中丸而倒諸胡皆集有若相吊之狀云矣　上曰其死的實耶曰此處烟氣甚盛故不能知之而柱一的見其死云矣退出

丁丑正月初四日

上在南漢山城御營廳 啓曰完豊府院君李曙帶率軍官元數一百三十人內除其出使及老病則實數九十七人矣因體府傳令移屬於臣處。許多武士若不團束分而領則急難之際調用未易故以本廳武從事官前僉正朴省吾前經歷趙必達分半領率仍署於臣手下以爲急用之意敢 啓 傳曰依啓備邊司 啓。放料空石軍士曰令給曾已命下矣目今日候漸和軍士寒凍不至甚急而司僕馬驛馬蒭秣已盡未免顚斃極爲可慮令管餉使儲置空石以爲飼馬之用宜當敢 啓 傳曰依啓藥房都提調臣金瑬提調臣李聖求副提調臣李行遠 啓曰臣等伏

聞自上因完豐府院君之喪 命進素饍七日其悼念勳
舊之意可謂至矣凡在臣民孰不感激勤自 上憂勞之
中又有累日行素之舉 玉體之致傷必深臣等不勝悶
慮之至李曙之喪今已入土自 上行素亦已三日伏願
留 神國事亟傳素饍萬萬幸甚幸甚 傳曰今此行素
情禮之所當然卿等勿爲煩瀆都體察使 啓曰山城統
攝僧應成自前句管山城之事功勞極多故授以堂上職
帖差定統攝矣及今 大駕入城之後非但有奔走盡心
之事出入城外偵探傳 命之僧皆應成之徒弟也今又
料理欲爲募僧於近処寺刹以爲擊賊之計前後爲國之

心極爲可嘉特授同知職帖因差僧大將使之募集僧徒以爲助戰之用似爲宜當敢 啓傳曰依啓傳于李景曾曰杞平君俞伯曾並擧兩大臣形諸文字請以極罪事甚悖妄姑先罷職以存國家事體大臣備局堂上引見 上曰昨日已聞賊情矣於卿意何如墍曰觀其事狀歎爲緣他持久之計而仍示添兵擧耶或汗旣不來答書未易故如是退托耶疑信難定莫測所爲數日後似不無回報矣瑞鳳曰觀馬夫大之所爲極其獰惡而龍骨大則辭氣之間乜爲亮後不特如馬夫大之獰惡似若有奇數者曾不爲一朵說話矣弘冑曰臣意似是欲爲持久使我坐困也

汗來之說分明假稱矣瑞鳳曰所謂待諸王子而回報者
似若汗之不來而以印跡觀之又非假借將官者此爲可
疑也　上曰印則假亦不難觀且其踏跡似非玉印諸卿
所見如何蓋國曰意意則昨已盡達矣待王子爲答書之
說甚爲無形設使真有可議之事當答以無可答之事可
也何必爲此言乎不過假托其言以爲互劫之計也尚憲
曰小臣之意使价頻行而尤易陷於凶詐故必嚴戰守之
備事昨已陳達矣設使汗來豈可速乎今明日出戰之
事臣未曉兵事矣然豈可坐待其回報耶蓋國曰圍城已
過二十日一未迫戰須日汗來巡城之事豈亦以城高難

犯而外援四集故欲為持久使之自困耶若今進廹則勝
敗難知而不進廹為此坐困之計誠為可悶壅既曰諸道
軍兵之上來必多左次故皆為恐刼不敢前進外援若來
則聲勢可振可以乘機内外挾擊而事勢至此便可無望
設使不下山麑捕得若干零賊萬無以此挫敵之理而我
軍之被傷亦多城堞漸踈故不得出兵実欲為野戰則我
軍有必敗之道而方外之人皆以不撃為非一番折損後
悔莫及此臣之所以莫知所為者也黄監状 啓持來人
見南兵使軍官則道軍兵已到一日程南云 此則馬步俱
備寡為強兵猶足可恃而亦難保其得達若遇賊於平地

不及扼險則事甚切迫矣尚憲曰野戰不可之説是矣臣
意外援雖來亦無如之何也出戰之時將師不出每以軍
官自募者定將以送以此將用此卒其能節制乎臣意城
堞不堅處除出其兵且定可合之將雖於日日未得習陣
若能預為約束則可以使之也今者老人過於持重少者
過於勇敢各有病痛與其失於持重無寧失於勇敢也聖
求曰城堞不緊処則雖除出其軍可以守之若預為團束
則豈不好哉尚憲之言過為當矣而我国之將多劫少為
除出則輒為請益是用為難也瑩曰尚憲之言不知事勢
也城卒緊処則僅排不緊処則艱以列立出戰之時則除

出以送夜則還使守堞若無游軍可使者若不用於城堞
而定將以授教其坐作進退則豈不好哉而其如事勢何
我蓋國曰然則空壁出戰亦何不可只守城堞坐以自盡
寧有是哉理萬全之計非可用於此城者也南北道軍兵
及慶尚道軍兵可以有恃待其來會不可不決一戰也瑩
曰小臣愚計南北軍必且上來矣自江華已送朴宗阜督
全自點云亦必入來待此等兵上來欲爲合擊矣空壁出
戰若或不利則渦城未免蹂躪是何等大事而可以輕易
爲之耶若令一將獨守則此亦不難矣　上曰當㑹可棄
之勢豈可輕爲危道耶瑩曰勝敗難可逆覩而危事居十

之八九何可輕動耶尙憲曰今日城中只守常道外援雖
來每若如此則何能爲乎璽曰如此則今日亦可出戰也
尙憲曰城之四面賊必不一時俱犯游軍可以往來相救
豈可徒事守堞而已哉瑞鳳曰當初分堞之時使大將分
軍而不緊之處亦爲織立云矣 上曰不然矣璽曰豈有
此理當初分四營各守而守禦之軍最爲殘弱故使守西
門蓋以西邊絶險故也臣內外致謗無所不至一往城上
則朝官士子無不指謗冒居此任其亦難矣方今晝則出
戰夜則守禦若使除出精銳則守堞甚疎賊若潛師夜犯
則游軍雖往來相救此勢不如平地等或有未及相救之

患此非獨臣之愚計曾與諸將添酌已多矣 上曰軍士
若多則禮判之言甚好而排堞之外更無他卒賊或夜犯
則不及相救矣尚憲曰此城不可易入也賊初見形即為
報變則豈有未及之患乎 上曰卿未思也黑夜潛襲則
何暇報變而往救也尚憲曰潛襲亦由地形有此絶險何
足慮此壍曰使賊無謀犯城之時令我先知則其言亦好
矣即今不為除出而諸將尚請添兵若使除出則其將謂
何尚憲曰今日事勢豈可守壍乎。策善則曰可用也其
如不善何臣雖無狀此豈好勝之時也蓋國曰步馬之勢
不同莫如夜襲然只送二十餘人使之一鬪則無益矣請

除出千餘人一番夜擊如何墍曰倭陣則便於夜擊而此奴伏兵相連若送一二人潛入則可也出大兵以臨則初頭伏兵從驚而大陣已備矣此難也 上曰卿等更無奇謀秘策耶景稷曰援兵雖來聲息不通未知來住甚處城中形勢殘弱難動到此地頭因知所為但觀賊陣所謂大陣既似無實王子之陣亦不加多倘使外援及時挾攻則庶可有為而我國之軍見賊輙潰寧有如此可悶事耶蓋國曰凡待敵之法戰守和三者而已欲戰則當有奇謀異策也欲守則芻粮可以奇謀繼之乎欲和則敵情可以異謀撼之乎睈來曰景稷所達誤矣江原之軍雖潰非敗而

散也必將復聚矣然其敗不多公請之兵書生領之敗不
敗間不足爲重輕平安咸鏡嶺南湖南之軍若爲齊到則
初雖不利終豈無捷况置　君父於孤城之中其不忍恝
視也必矣待此而動未爲不可而諸臣皆生忙迫之心臣
不勝悶迫也　上曰此言最有理也瑩曰臣意亦與此同
矣臣今日欲通於沈器遠使之專制約定期日矣　上曰
今日募送何人耶曰昨日送其來人而不得出今日當更
送之　上曰十分善爲之狀　啓持來言都元帥亦進來
云矣　上又曰近日薪樵不足而日氣温煖令軍士勿爲
虛爇儲蓄炊飯事言之瑩曰謹依　下教且切欲募得僧

兵各道監司可以爲之此地有堂上老僧若令出去則可
以爲之而老病不得穿出矣壬辰之亂以僧軍得力者甚
多蓋以僧人無眷戀故也瑞鳳曰僧軍募得事分付元帥
使之定將可也此僧則年老難往也景曾曰黃海監司狀
啓持來人昨承重賞之 命矣聞其賞典與前例無異云
何以爲之 上曰此時持來者極貴依後人例論賞景曾
曰李義培狀 啓持來者卽李曙軍官云矣瑞鳳曰閔
震翼爲人非徒有識膽氣亦多傳命湖西非人所及已試
其才定爲領將使率一隊仍除堂上以激之如何此雖似
濫賞不可吝也 上曰其言是矣除堂上領將可也曄曰

有許檍者方在南擊臺勇力絶倫晝戰夜戰欲出去而無甲辰不得給也其人方為監役請除武職　上曰除宣傳官景稷曰許檍以進士為監役尹之元以幼學為叅奉監役之宣傳官只為武職非超擢也景曾曰除都摠都使何如　上曰郎僚可也景曾曰李秀林吳英發亦未知實職矣　上曰何以如此曰只隨斬獲故吳英發則給及第李秀林則拜影職主簿矣　上曰二人功勞孰優曰秀林優矣　上曰功勞不同則楷㨥同賞何如耶曰次次陞遷似可軍功則止此矣別例超擢何如　上曰依為之次次陞遷事承旨詳察為之聖求曰沈器遠爲都元帥而全自點

時未處置若爲相值則必有掣肘之患自點白衣從軍而
以沈器近節制可也不然則使之分管何如　上曰其言
是矣南北道下三道則令器近領之自點則只統兩西可
也弘冑曰自點則可以白衣從軍也湮曰此時何可易將
景曾曰外方出去人處賞格事目不可不書送也聞黃海
監司軍官之言外方捕俘者恐得罪於和議雖間間捕俘
而以處置爲難云矣　上曰其言則似不然矣湮曰已爲
傳令使之勿動矣　上曰募得何如人而出送耶湮曰二
人則小臣軍官任夢得朴廷鸞也一人則高天翰者也
上曰於幾處乎曰慶尚江原全羅等兵使之處示各道也

上曰稟定之事已畢則出而治事退出杞平君協守使俞伯曾上疏請斬尹昉金瑬不報諫院玉堂司諫李命雄校理尹集正言金慶餘修撰李尙馨請對命雄啓曰昨日乞和不得云未知何以爲之耶臣等往在城上未知廟謨如何 聖斷如何故敢爲來 稟和事則不可成矣不可坐而待亡當有一擧措然後可以爲之終始主和者當初實非有意於誤國也已往之事不須提起及今入者之後猶言和事可成使都人士女當避而不避以致係累之辱者懸使之然。頃日 廟堂不忍言之說亦出哉於和守及招勤 王兵之時都承旨恐和事不成至爲 啓辭

禁人勦倭云　上曰何處聞此浮言耶曰然則臣誤聞矣
勦　王兵之至令不來者亦和字之害也童子於丈夫分
明不敵而童子擬備則丈夫不堪若使逐日出兵以捕零
倭〻必狼顧大槩和戰不可並行惟在堅定　聖志而已
崔鳴吉雖非有心於誤國而不可不加之罪也　上曰今
番見欺非特鳴吉宰臣之往者無不見欺不獨其人之罪
也當南門倉黃之際鳴吉獨能擔當出去此亦不易事也
他人皆悟而鳴吉獨爲見欺則猶可罪也他人皆莫不然
何獨於鳴吉而罪之哉命雄曰此則〻　聖教甚當也臣所
以請罪無使　聖心一於戰守而罪其主張者而已爲

國家大計一番受罪渠何敢有罪臣等亦豈欲必加之罪哉尹集曰今番兇悖之書亦鳴吉之罪也當 君臣一意戰守之日何處得李稠許僩見利忘義先身後 君之輩煽動其言終見使臣捧其凶書而來昧見答書非和也乃降也但不稱臣而已鳴吉其惡製此文字耶輿情之憤惋已久屋下之談無不忼慨切齒而人人不能自達皆委之三司三司太平闒茸之輩畏首畏尾不敢出言 國家雖亡而要得全身者錯於三司則孰肯為 殿下一言哉崔鳴吉主和誤國之罪擢髮難誅不知賊情則稱以不知可也賊到麻浦尚稱斷無他意誇張賊勢故害戰守萬古天

下安有如此小人乎 上曰如此之言皆情外之語也若曰見欺則可也寧有誇張賊勢故害國事之人也命雄曰此則尹集誤達矣萬古豈有二秦檜哉尚馨曰先爲戰守而觀勢講和則人心可不憤鬱而一向持和無意戰守不幸如靖康之事人情以是爲憤耳集曰奉 君父於孤城之中若有免禍之端則何事不可爲諸宰見欺 聖教當矣若論其魁鳴吉是也欲專戰守鳴吉不可不罪也今日命雄望見則賊解陣向京而本陣將空云此時可以擊之而昨日乞和不成之後 廟堂束手而坐爲今日計當竭心盡力以亡爲期使賊失利乞和而後 朝廷許之則和

可易成賊可易退保得屢年百年無事如此則輿情士氣豈不百倍若欲如此則鳴吉之罪不可不治也臣非有怨於鳴吉而區區愚計恐或有補於戰守也命雄曰賊屯解去之事臣則不爲親見有一軍官來言之矣此則尹集誤達矣到此地頭成和而入江都則豈不幸哉李尚馨之所謂康靖之禍實臣之所大恐也　上曰今則守戰之外無他可爲矣命雄曰　聖敎至此臣死無所恨昨緣和事軍情已解當更加申飭小小出兵據險運戰雖得一賊亦愈於已也不須別定師期各責其將切切罰之便宜從事則恐有一分之益也　上曰此時所爲不出此外体身亦如

是言之矣集曰便宜從事命雄之言是也小小出兵必稟
於體相軍機甚急每患差誤各專其將使之相機則一將
所率敗亦不關勝則有利外援因此而可進矣若 聖意
堅定於戰守請焚出書曉諭士民以氣而戰豈無所助慶
餘曰聞許穩之言則渠欲得十餘騎突陣以出為援兵前
導而有牽制処不得去云云許穩請 命出送出 上曰聞
其人力士云在此用之則甚闕而使之出兵則可惜也集
曰若出此人則與出送僧輩有異可以口傳 朝廷命令
而有所指揮且得一處援兵則可以自作先鋒從自願出
送似無傷也命雄曰臣意雖不送許穩 殿下若絕意和

則明作　教書曉諭耆老軍民似爲有益矣鳴吉曰以主
和誤國成罪則其罪不少矣但渠有功於　社稷而原其
本心非欲誤國者雖從本職必特　命加罪而後和與戰
境界分明人心安定矣臣與鳴吉有族分且渠爲判書時
臣曾爲郎官故與之相切矣豈可當事而顧私哉慶餘曰
臣非有一毫私意也必罪鳴吉而後人心安足戰守分明
也　上曰此非欲誤國而然也罪之何如命雄曰非曰誤
國也度一時之事勢以其誤事而罪之則軍情不爲疑惑
矣臣方在言責不得其請受罪輕重之間不罪鳴吉則必
以無遠慮識見爲辭而紛惹朝廷此時不罪如此之人則

議論無由定矣慶餘曰臣等所懷如此不得不 達若終
不下俞音則請與命雄同伏妄言之罪集白心雖不欲
誤國置此人而欲為戰守則如臣之輩亦且不信況在外
軍民乎若 殿下斷然有意於戰守則此人不可不罪而
終未得蒙 允雖曰草萊朝廷冢宰之任是何等職耶請
罪不得則當自伏辜臣等請均蒙其罪尚馨曰觀古史策
謀國之道其事雖善不得成則有罪今者鳴吉主和旣誤
罪不可不施也 上曰其心欲為國緩禍而事機適誤亦
不曾以和而廢戰守也罪之而無害不罪而有害予未可
知也其人在前慮有此患欲為周旋。緩不及事今番而雖

見欺前事則過於人矣况南門危廹之日請自出去以留
廹來之賊此亦貴事今番之事雖誤豈可深罪之乎命雄
曰然則小臣請伏妄言之罪 上曰亦不當如此也出而
思之慶餘曰區區之意若罪鳴吉則不無有補於戰守之
備故敢達而不得請矣幸堅定 聖志此後更勿撓動則
實興後之基也退出藥房 啓曰伏聞以完豐府院君李
曙卒逝之故 命七日行素云 聖上之軫念舊勳可謂
至矣而累日行素 玉體必傷臣等不勝區區憂慮之至
請停七日行素之 命答曰勿爲過慮再 啓曰臣等再
啓煩瀆而但雖在常時七日行素已爲過重况此時何時

而為此過耶區區憂慮不得煩 答曰七日行素少不無
所傷勿為過念李聖求請對 啓曰即刻傳命俞伯曾上
疏請罪金瑬故瑬以察職未安爲出去小欲爲臣不勝悶
迫近來金瑬所為無與臣同議有罪無罪臣無間焉瑬若
被罪則小臣當與均蒙入來陳達亦爲未安而相首典兵
者以此退去則呼吸之間國事危急故敢 啓 上令史
官招領相仍曰俞伯曾之疏極妄安有如此未之事乎傳
聞差備下人自願出戰而體府欲爲出兵云然耶聖求曰
今日許檍欲為夜斫云旋聞賊已退陣而北面絶無往來
者云故欲爲更偵探耳 上曰幾人出去乎聖求曰不能

詳知並體府牙兵及梟渠所募者三四十人矣 上曰雖然
不可不善爲之也年少氣銳之人妄進或差則甚可慮也
令日欲襲伏兵耶聖求曰襲欲伏兵而西北則伏兵亦無
云矣金壐入來 上曰伯曾之言極爲驚駭欲罪伯曾招
卿慰諭聞卿以此未安云此時爲大將之任而如是处之
則豈可乎壐謝曰小臣入來之後固知有罪而此時非辭
退之日故黽勉隨行矣今日始聞有此言臣誠戰慄罔知
攸措欲退伏私舍以俟処置矣臣未見原疏雖未知措語
之輕重而自反思之罪目必重矣 上曰伯曾爲人本無
計慮而今番言語尤爲無理矣壐曰其人性本朴直太有

所見不能自隱豈有不當之言乎臣未知措語向事而反躬以思臣寔多罪言臣之罪者豈特一伯曾哉清議之人無不重發雖當危急之日公議何可不顧乎 上曰年少之人不顧事勢咎其不能大有爲無有爲之勢而責其有爲則豈不難哉其言不足與較而以介懷安心察職此時進言者何敢不擇卿亦安得如常時乎瑩曰臣於常時未嘗不諫身矣此城之中舉朝盡來豈無當事之人乎臣於平日屢辭而不得請入此之後亦未得循常時之例強顏行公矣 上曰國事雖至此體面不當如此而其人無計慮故有此疏矣瑩曰李聖求與臣同事矣其忠義計慮足

以有爲請使代之　上曰此時豈辭職之日乎壐曰清論
方嚴而臣自同聾瞶者出入爲人嗤點如是可以而任國事
乎景曾曰政院曾無　啓辭傳徵兵之事而今日　筵中
有以鄭廣敬爲　啓辭云極可恠也　上曰何樣人做出
如許虛誕之言耶極可恠也仍曰大臣二人並擧而論之
伯曾之事極爲妄悖國雖危亡而豈可向大臣如是乎壐
曰忼慨之士忠憤所激自古而然矣有何恠焉　上曰今
日當爲夜擊云何人出去乎壐曰許檍募得四十人出去
耳　上曰何時出去曰今日欲爲夜斫耳　上曰領令十
分愼爲之夜中不知着足処或者誤事則甚可慮也因謂

巠曰卿其安心察任景曾請停七日行素之 命如藥房
啓辭之意　上曰予本善爲行素七日行素有何所傷勿
爲過慮俞伯曾請罷兩大臣形諸文字繼以極罪事體駭
愕當加重罪而此時扈來之人亦不可論以一切姑爲
罷職以示事體之不然可也景曾曰此時動撓大臣豈無
所失且臣見其疏辭則似亦有情外之說避乱卜馱之言
似爲不實其時臣在　閤內見　國家卜馱亦未滿五六
十匹領相從何處可得如許卜馱乎其時甚于庚徵宰其
母往江都或爲病母不無駕轎作行矣此外似非的言也
然伯曾素爲人所難言之言今若以言罪之則或有妨於

言路矣　上曰泛然言之則猶之可也此時元老大臣並
以極律請之其罪不可不罷也年少之人不度時宜此時
大有為豈不堪難而侵責當事之人不遺餘力當事之人
亦何以舒其氣乎年少之人亦為非矣景曾曰此輩計無
適從言或過實而自　上當為財擇用其可用者舍其不
可用者而已大槩當事之人亦為可悶矣　上曰軍士不
下岸則以為不出兵而責之下岸見敗則以為不善用兵
而議之強為不知之是非以誤事幾不可說也聞賊度江
云以解氷故如彼耶曰清潭之氷亦解云賊無無端退去
之理恐或以此也且今耆老病之身無人不來如閔應恊

者兩目全盲而亦且扈來矣　扈從諸臣別無誤書故不
爲入來而逐日來坐門外若　賜晉接使得瞻望　天顔
則渠等必以爲榮且自　上一賜存問亦是盛德事矣一
日從容之暇輪招三四人時賜引對亦何如　上曰其言
好矣予未及思也老病之人喫得何物而堪過耶曰給料
故得食入城之後則無高下貧富並仰於須料矣守令亦
多入而或有領兵來者亦　賜覲接戒飭何如　上曰本
官如有乾魚分給老病人可也盐醬則給之乎曰給之矣
但本官何以得乾魚乎　上曰簿言之雖略小均爲分給
可也退出

丁丑正月初五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體府　啓曰自募出戰人金士豪以前後軍功已授守門將矣去夜出巡城外捉得越城逃亾軍二名來納極爲可嘉依斬賊例陞出六品實職宜當敢啓　傳曰依啓　備邊司　啓曰在此圍中本司堂上不可退在私寓分明有病者外不進者請從重推考　傳曰依啓又　啓曰工曹叅判尹毅立左尹南以恭俱有計慮諳練軍務之人本司堂上差下何如　傳曰依啓　京畿監司李溟請　對入侍承旨李景曾假注書柳淰記事官俞　李溟曰拾石。曾已承　敎事御令各處守令所率下

人四十名京畿軍百餘名盡爲拾運後臣自南別臺親自巡審而見大將申景禛則所守之處拾石不足云故其処亦令拾送矣摠戎使所守処亦甚虛疎故其処女墻周回十里下專力拾置 上曰何不載置城堞上乎李溟曰各處城堞已令載置而所不足者申景禛處故時方使之專爲拾送矣 上曰小石則不關以大石拾送可也溟曰臣亦知小石之無益故飭令拾軍皆以稱力者運去矣 上曰申景禛處軍數甚少云未知有添送之路耶溟曰 聖教至當是故體府或以游軍添送而游軍亦不多故極悶云矣且馬草將盡未免顚斃故城外軍官出入之時士夫

天家奴子亦爲出送以爲刈草之計而出之去時拾石軍
無之是可悶也然相繼刈來然後庶幾繼用故姑勿禁斷
而使之刈來矣 上曰城外柴草幾許有之耶渼曰刈者
相繼餘存者甚少矣臣受任於倉卒之際曾無云帶率軍
官使喚之際事多苟難極可悶也李曙生時以其別隊尹
震英稱名者使之屬於臣處矣李曙死後則移屬他處此
人軍官稱號之爲帶率未知何如 上曰依爲之 上曰
伊賊每於城外縱火燒盡柴草今此刈草之擧不可不急
時爲之矣渼曰仄聞南北軍已到近處云不久必當前進
事甚多幸 上曰其入來軍官之言極似誇張不足信也

淇曰聖教則然矣但本道有校生及各色軍兵今若並
爲起送則其數果或如是矣臣曾爲本道監司所謂牙兵
盡爲善砲俱是精兵而操鍊已熟矣淇曰北軍三千俱是
天下精銳一人當百雖不可知而一人當二則足以期之
此軍若來則庶幾有望矣 上曰其數豈至若是之多乎
淇曰甲辛之數則猶或不至如此之多而雜色軍兵合以
計之則不下三千矣李景曾曰臣曾見北軍其爲生理極
爲寒苦故自前多賴於於添防之南軍矣今則南軍不爲添
防故其爲生理無形一日再食者甚小云矣淇曰自有
廟筭臣不敢容議而以臣之妄料言之則今日賊不可如

是相對而已或挾擊或夜擊然後勝負可決而南別臺洞
臺中來陣者則皆是我人之被擄者雖轉石而攻之此陣
則足可鏖也而至今寥寥無所爲極可悶也 上曰夜襲
之擧非不欲爲之而伊賊之各處伏兵器械極密故恐有
蹉跌不敢爲之矣顯曰 聖敎則然矣而彼亦血肉之身
豈有長夜不眠之理乎乘其熟睡出其不意掩而擊之則
雖不得大勝全捷足以驚動擊散矣彼賊每掠其汗之出
來此則愚弄我國之無人也豈有如此之理乎 廟堂之
意每以萬全萬全當此之時寧有萬全之事乎銳氣未衰
之前內外相應一時挾擊則可以破一隅而通命脉也

上曰挾擊則可以破之而外援尚未近進此可以等待爲之矣湞曰外援則別無可待之事使之速爲前進而與挾擊則可也 上曰是故已爲傳令相時進矣 上曰以卿意觀之則賊勢如何湞曰賊勢固難測而以龍胡出來謂之汗來云豈有厥汗出來之理乎其言極爲無據矣 上曰卿言近理矣湞曰到此地頭臣有待罪之事矣當初蒼黃之際 大駕入此之計臣實言之而其時李敏求亦以臣言爲然終使 大駕駐此此雖出於急遽無可爲而至於今日則命脉不通芻粮匱竭將至於不忍言無可爲之地臣罪萬死且今日之事利在急戰而寥寥然無所爲豈

有如此而破敵之理乎小臣老甚雖不。騎馬能而每欲顛
得精銳與之一戰而未能矣頃日北戰之見敗亦出於收
兵之不以其法故也小知兵事則破其一隅有何所難也
廟筭雖在於講和而和亦擊之然後可成也 上謂李景
曾曰申景禛處衆兵事問于體府爲之罷出